



史記評林

列傳

六十四之六十九

司馬穰苴列傳

孫子吳起列傳

第十八本

伍子胥列傳

仲尼弟子列傳

商君列傳

蘇秦列傳

蘇代以下附

蘇廌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四

吳興凌維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索隱曰穰苴田氏之族為大司馬故曰司

馬穰苴也。正義曰穰音若羊反苴音子徐反曰穰苴為司馬官主兵齊景公時晉

伐阿甄而燕侵河上。索隱曰阿甄皆齊邑晉太康地記曰阿即東阿也地理志

云甄城縣屬齊河。正義曰河上黃河南岸地即滄德二州北界。齊師敗績景公

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

人文能附眾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

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索隱曰謂命之為將以將軍也將音即反遂

以將軍為官名故尸子曰十萬之師無將軍則亂六國時有此官將兵扞燕晉之

茅坤曰列傳傳以兵法為案
蘇軾曰史記司馬穰苴者景公時人也其事甚偉然戰國策云司馬穰苴為政者也溥王殺之大臣不親則其去國公遠矣大史公取戰國策而作史記當以戰國策為信

凌約言曰直故賤
恐法不行而請所
寵所尊蓋逆知其
必不用命而欲籍
以行法也立表下
漏折賈之意已萌
矣至于什表決漏
而其意已決矣待
問軍正哉惜賈在
其計中而不悟耳
增盧舜治曰齊景
公時晉伐阿甄燕
侵河土齊不能禦
晏嬰乃荐穰苴為
將苴未出師以後
期誅貴人莊賈以
君之使馳道斬其
驂駟二國聞之各
解圍遁去此所謂
先聲以奪敵之氣
不戰而屈人之兵
我神武矣由是景
公宥之而齊國之
兵民文武悉歸心

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
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
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
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且日日中會於軍門索隱曰按且日謂明日日中時期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
賈索隱曰立表謂立木為表以視日賈素驕貴以
為將已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正義曰已音紀監甲暫反親戚
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什表決漏
索隱曰什音社什者臥其表也決漏謂入行軍勸
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

於田氏蓋手足之
疾愈而腹心之病
不可救矣故謂
田氏之篡齊晏嬰
與有罪焉穰苴齊
之宗人田乞也

唐順之曰此亦孫
子斬寵姬之意同
昔坤曰斬賈之事
漢以後不可行矣

後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
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
鼓之急則忘其身索隱曰援音袁枹音浮正義曰援作操枹音孚謂鼓挺也
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
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
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
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
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父之景公遣使者
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
受魏武帝曰苟便於事不拘君命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

吳寬曰兩衛三軍則三軍不用命遂可決勝于千里矣矣待燕晉聞風散師而後知勝哉苴可謂知兵者

茅坤曰將必有此一著然後能訓軍旅

○委宛餘篇云司馬田穰苴傳人或疑之以左氏不載也按晏子云景公飲酒夜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穰苴介胃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

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錯之味金石之聲頭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簾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此事可入傳

按考要云和原號太公因原名因齊田敬仲世家云太公求為諸侯周天子許之十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和卒子桓公午立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此不云和力疾似闕也

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駟馬之左驂。以徇三軍。索隱曰。謂斬其使者。僕車之左駟。又斬馬之左驂。以御者在左。故也。○正義曰。駟音附。劉伯莊云。駟者箱外之立木。承重校。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正義曰。此作卑必耳。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正義曰。度黃河水。北去。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

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索隱曰。田乞田豹。子豹。亦僖子之族也。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索隱曰。此文誤也。當云田和自立。至其孫威王也。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正義曰。放。方往反。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楊慎曰少哀言溢美也
趙相曰閔廓深遠以兵法之揖讓言之雖三代之兵亦未能竟其閔廓深遠之義也則司馬兵法閔廓深遠之文亦少衰矣言過其實也夫三代且然况穰苴為區區小國行師何暇及其揖讓乎不揖讓便是詐謀齊威所論所擬非其倫也意如此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閔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衰矣索隱曰謂司馬法說行兵揖讓
有二代之法而齊區區小國又當戰國之時故云少衰
若夫穰苴區區為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索隱述贊曰燕侵河上齊師敗績嬰薦穰苴武能威敵斬賈以徇三軍驚惕我卒既彊彼寇退壁法行司馬實賴宗戚
蘇子古史曰太史公為司馬穰苴傳言齊景公拔以為將遂以成功歸為大司馬大夫高國害之譖而殺之其言甚美世皆信之予以春秋左氏考之未有燕晉伐齊者也而戰國策稱司馬穰苴執政者也潛王殺之故大臣不附意者穰苴潛王之臣嘗為潛王却燕晉而戰國雜說妄

以為景公持邪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四終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五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孫子武者齊人也。

正義曰魏武帝云孫子者齊人
事於吳王闔閭為吳將作兵法

十三

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

正義曰七錄云孫子兵法三卷案
十三篇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

吾盡觀之矣。可

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

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

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索隱曰隊徒對
反長竹兩反

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

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

按吳越春秋云
吳王登臺向南
風而嘯有項而
嘆群臣莫知曉
王意者子胥深
知王之不定乃
薦孫子于王云
召孫子問以兵
法每陳一篇王
不知口之稱善
按通篇以兵法
二字作骨首次
武以兵法見吳
王卒斬二姬為
名將後次臚與
龐涓俱學兵法
而臚以兵法為

齊威王師及死
龐涓顯當時傳
後世者皆兵法
也篇終結兵法
二字與首句相
應

茅坤曰斬王之宥
姬二人此與田穰
苴斬注賈同律

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
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
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
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
明而不加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
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索隱
日趣音促急也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
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
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
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

楊慎曰不願下觀
蓋有憾于殺二姬
也

何大復曰古者天
子之遣將躬為推
轂曰闕以外將軍
制之故吳王用孫
子而龐涓魏王
用穰苴而在賈誼
二君者非不願寵
幸也知將不可以
寵幸奪也

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
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
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
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
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
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越絕書曰吳孫
武冢也去縣十里○索隱曰越絕書子貢所著恐
非也其書多記吳越亡後土地或後人所錄○正
義曰七錄云越絕十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鄆
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
學兵法索隱曰臏類忍反龐龐涓既事魏得為惠

董份曰重射謂以重相射即下千金是也註非

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正義曰今汴州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索隱曰第且也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正義曰射音石隨逐而射賭千金及臨質索隱曰質猶對也將欲對射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

王鑿曰孫子三期之說可以施之射金而不可以施之軍旅抱鼓之間乃有欲相之為唯法者何也

余有丁曰概義當為擊非矛戟也

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五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索隱曰謂事之雜亂紛糾也解雜亂紛糾者當善以手解之不可控捲而擊之捲即拳也劉氏云控總捲縮非也救鬪者不搏擻索隱曰音搏戰謂救鬪者當善以手搏擻刺人也批元擣虛索隱曰批音白結反元音苦浪反按批者相排批也音白減反言敵人相元拒也擣者擊也衝也虛者空也按謂前人相元必須批之彼兵若

二擊曰攻其不備

虛則衝擣之欲令擊梁之虛也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索隱曰謂若批其相元擊擣彼虛則是事今形相格而其勢自禁止則彼自為解兵也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索隱曰謂齊今引兵據大梁之衝是衝其方虛之時田忌從梁必釋趙而自救是一舉釋趙而弊魏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索隱曰王劭按紀年梁惠王十七年齊田忌敗梁桂陵至二十七年十二月齊田盼敗梁馬陵計相去無三歲也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

茅坤曰孫臏滅龐與韓信背水陣同韓信以孤軍深入趙危地非為背水陣則不可誘之空壁而出逐空壁而出逐則夜半所遣二千人間道而伏趙壁之旁者可以拔趙幟而立漢幟矣孫臏走大梁故知龐涓之輕之輕我之心而倍日併行以逐則旁多阻隘彼且不及蒐而吾為伏以襲之矣

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魏武帝曰蹶猶挫也○索隱曰蹶音巨月反劉氏云蹶猶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

唐順之曰此并是將略中所稱藏于九天之上動于九天之下蓋不必矢石之間而勝者

唐順之曰借惡者語叙起事

唐順之曰借惡者語叙起事

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索隱謂龐子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

蓋份曰魯人惡之者必惡之于君也不宜用魯君子

王世貞曰太史公著吳起殺妻求將事而韓非子亦云起衛人也使其妻織維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之果怒出其妻之之茅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荆也合二說見

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歿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索隱曰王劭云此李克言吳起貪下文云魏文侯知起廉盡能得士心又公叔之僕稱起為人節廉豈前貪而後廉何言之相反也今李克言起貪者起本家累千金破產求仕非實貪也蓋

之為起妻者不亦
難哉

王維禎曰善寫起
所以得士之心

茅坤曰相循者將
之先與穰苴同
董份曰述此便見
起能使士卒死戰

董份曰李克謂起
貪而好色而此言
其廉平又云節廉
豈其性本貪而因

言貪者是貪榮名耳故毋或不赴殺妻將魯是也
或者起未委質於魏猶有貪迹及其見用則盡廉
能亦何異乎陳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
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
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
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索隱曰吮音弋
軟反又才軟反
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
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
踵遂歿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
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
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

欲立功名故自矯
勉耶

按此段本戰國
策而文法少異

增五世貞曰余將
適齊渡清河抵太
行始入太行亦不
甚險思昇夫魚貫
而上久之以為絕
項矣乃復有山障
之愈上愈不窮至
碛子城為豫并界
兩山相對數千百
大巨壑從絕無底
中為嶺道石梁如
玉雪意吳起所謂
左孟門右太行者
即此兩山相對者
也信險哉姑記之

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
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
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
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瓊
今河南城為直之皇甫謐曰壺關有
羊腸阪在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修政不仁湯
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索隱曰劉氏按紂都朝歌
今孟山在其西今言左則
東邊別有
孟門也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太河經其南修政
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
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楊子法言曰美哉言乎
使起之用兵每若斯則
太公何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
以加諸

按此與文侯時
李克程瑄論相
同律

魏置相。相田文。索隱曰：呂氏春秋作商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為相。索隱曰：韓之公族。尚魏公

按太史公只以
於是二句收括
上文僕言一段
毫無滲漏何等
筆力

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

茅坤曰：起之入楚，
多戰功，太史公並
為虛語，以序次之。

而不及其治兵合戰之畧惜哉

按吳起在衛則猶冀勝之事會則與君疑之將齊則公叔害之相楚則貴戚射刺之豈其所遭然哉規太史公首著其終妻一節與魯人惡起者言則起猜忍之性所如不合不足怪也

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疆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疆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索隱曰楚系家悼王名疑悼王既葬太子立索隱曰肅王賊也乃使令丑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

不能蚤救患于被刑并起說武侯以形勝不如德然行于楚卒以刻暴亡其軀嗚呼不仁而善用兵亦烏有自全者哉

按孫吳正所謂能言之者未必能行之也

龐涓揚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索隱述贊曰孫子兵法一十三篇美人既斬良將得馬則孫臏脚籌策龐涓吳起相魏西河稱賢慘數事楚皮後留權

史記評林卷六十五終

伍子胥傳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六

伍子胥列傳第六

倒序世系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

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索隱曰舉直諫見左氏楚世家有

顯。故其後世有名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

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索隱曰左氏作費無極無忌不

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為太子取婦於秦。秦女

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而更

為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

軫。更為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

第坤曰伍奢傳凡二千言而如足

練又曰伍奢遺多難而傳宛曲指悉如生存可令人悲咽

流涕矣

按此傳筆蹟全出左傳而文法少異

余有下曰按左傳伍奢當廢王矣王時其父伍參乃事莊王奢其孫也

王世貞曰伍員俠客之雄也重在伸志范蠡謀客之雄也重在全身員勇勝智蠡智勝勇

史記卷六十六 伍子胥列傳

考坤曰自古太子出而監于外而其禍所由成者衆矣

曾子地曰伍奢此諫乎無忌相及宜乎其取禍也要之無忌罪不容誅於伍奢乎何過

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已。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駟案地理志：潁川有城父縣。索隱曰：城父本陳邑，楚伐陳而備邊兵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為亂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索隱曰：奮揚，城

邵室曰伍尚之就，女正也。正之逃，生權也。雖然，胥豈真知權哉？查而知權，則必假力強國，則罪于楚，遂不當立。者取證臣無忌，戮之于市，乃退而耕焉。可也。不知出此而引兵入郢，其為厚有不忍言者。仇一人而戕一國，此出包胥所謂以甚也。胥豈真知權哉？

父司馬之姓名也。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為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為人，仁，呼必來。負為人，剛，疾忍，詢。音火，詬反。索隱曰：鄒氏作詬，詬，詈也。音迨。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負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為質。詐召二子。二子到，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

已巳卷六下 伍奢司馬傳

雖然而尚也易為
胥也唯

凌約言曰晉于胥
不忘也故一傳
中叙夫差復父仇
也雖伯嚭亦復祖
仇也申包胥復君
仇也越王復已仇
也白公復父仇也
此叙事之微也

往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
恥。俱滅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
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為天下
笑耳。謂真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歟。尚
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賈鳥
索隱曰：劉氏貫音響。又音古患反。謂滿張弓。使者不敢進。伍胥遂入。聞
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入也，曰：楚國
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伍胥
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索隱曰：春秋昭二十一年宋
華亥向寧華定與君爭而出奔。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

若坤曰：太子建之
齊而歸以謀鄭
可謂謀矣。而胥
與之俱不能無罪

按吳越春秋云
子胥奔吳夜行
書伏出到昭關
關吏欲執之胥
詐曰：上之所以
索我者以我有
美珠也。今我已
亡之矣。我將告
子欲取之。關吏
因舍焉。
按此一節描盡
極

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
為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
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
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
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索隱曰：其關在
西江乃吳
楚之境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
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
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
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
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

史記卷六十五
伍子胥列傳

中道乞食。張勃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索隱曰張勃晉人吳鴻臚儼之子作吳錄故裴氏注引之。溧音栗水名也。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為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索隱曰二邑楚縣也。鍾離在六安古鍾離子之國，世本謂之終犁，嬴姓之國，居巢亦國也。築奔南巢，其國蓋遠，尚書序巢伯來朝，蓋因居之於淮南楚地。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為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讎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

茅坤曰子胥入吳且久不事吳王僚而退耕于野以僚不足與也然方公子光之未弑吳王也何不引身為公子光畫臣而特進專諸蓋其國方內亂事未可知也按不曰勝而曰太子建之子勝不曰秦女而曰奪太子建秦女此書法也不厭其詳

余有丁曰按左傳卻宛為楚左尹杜註下訓伯氏太史曰宗姓或有見徐廣曰州犁子必誤

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索隱曰左傳謂專設諸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為後，是為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卻宛、伯州犁、伯州犁之孫伯嚭，亡奔吳。徐廣曰伯州宗之子也，伯州犁之子曰卻宛，卻宛之子曰伯嚭，宛亦姓伯，又別氏，卻楚世家云殺卻宛，宛之宗

也。○表黃曰子胥父兄以無罪為戮於楚員奔吳說王僚伐楚不果從知公子光有異志乃以專諸進光客之員退耕於野待專諸之事蓋以吳市光也專諸弑僚光代立為王德員率國季之遂伐楚入即鞭平王之屍子謂員已之志則酬矣其如吳王僚何夫佐其臣弑其君以報尔君之殺而又何不怨之甚也禮無毀人以自成也員之毀人亦大矣使僚有子如員員之屍將能免乎是尋刃之道也惡得賢

姓伯氏子曰詭吳世家云楚吳亦以詭為大夫前
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索隱曰公蓋餘也後聞闔廬弑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與師與伍胥伯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潛駟案六古國臯陶之後所封潛縣有天柱山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駟案左傳楚公子貞字子囊其孫也瓦誤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駟案豫章在江南○索隱曰按杜預云昔豫章在江北蓋後徙之於江南也取楚之居

其坤曰雖其讎而後攻之則彼力分而屈

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與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概將兵請從索隱曰概音古資反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駟案子常公孫孫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郢楚都○索隱曰郢音以正反又以井反已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王出亾入雲夢盜擊王走鄖音云國名○索隱曰走音奏走向也鄖古之鄖國鄖公弟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鄖公恐其弟殺

五子生有別傳

按越絕書云子胥與平王之尸而救之曰昔者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此報子也
邵室曰世稱子胥有忠孝大節忠能忘身而不能忘家雖起證以效未足深懷孝知有親而不知其有國卒之

王與王奔隨正義曰今有楚昭王故城昭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欲殺王王子暴匿王已自為王以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始伍負與申包胥為交負之亾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亾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一本作勝正義曰申包胥言聞人衆降其凶亦破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

毒流宗社不亦甚哉然則讐不必復乎殺無極足矣
凌約言曰子胥之所當仇者費先忌也按楚既為之殺無忌滅其家昭王又使人謝先王之過而勉之歸則子胥亦可已矣而至鞭平王尸其已甚哉
王世貞曰吳秦庭而救楚者左傳以為申包胥戰國策以為孫自且劫蘇此非二人戰國策之誤也

至於僂奴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索隱曰倒音丁老反施如字子胥言志在復讎常恐且奴不遂本心今幸而報豈論道理乎譬如人行前途尚遠而日勢已暮故其在顛倒疾行逆理施事何得責吾順理乎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駟案稷丘地名在郊外會吳王久畱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亾歸自立為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夫概敗走遂奔

予坤曰伍子胥之入吳也以報父仇一番事業已了故時者一撫案

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於堂谿徐廣曰在慎縣駟案地理志汝南有吳房縣應劭曰大概奔楚封於堂谿本房子國以封吳故曰吳房然則不得在慎縣也○正義曰案今豫州吳縣在州西北九十里為堂谿氏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菴音昔寒反又音婆○索隱曰蓋鄱陽也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郢音若○索隱曰蓋鄱陽也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孔子相魯後五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敗吳於姑蘓傷闔廬指正義曰姑蘇當作樞李乃文誤也左傳云戰樞李傷將指卒於陘是也解在軍郤闔廬病創將歿創音楚謂太子天差

按越絕書云韜為人覽聞辨見目達耳通諸事無不知闔廬用之伐楚有大功還吳王以為太宰闔廬卒韜見夫差內無柱石之堅外無斷割之勢誠心自納操獨斷之利大差終以從焉而忠臣齋口不得一言韜知往而不知來者也

○屠隆曰連下吳王不知所為眼目

曰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歿夫差既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湫音樹○索隱曰又如字○正義曰太湖中樹山也解在吳世家越王勾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正義曰上地名在越州會稽縣東南十二里使大夫種厚幣遺吳索隱曰劉氏云大夫姓種名非也按今吳南有文種棟則種姓文為大夫官也○正義曰高誘云大夫種姓文氏字子禽楚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歿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

陳沂曰與謀國
事以子胥之謀益
疏子胥之謀此三
謀空相呼應

王維楨曰伍員借
吳力得報父仇故
盡忠謀如此

伐齊。伍子胥諫曰：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正義曰：括地志云：艾山在兖州博城縣南百六十里，本齊博邑。遂滅鄒魯之君以歸。正義曰：鄒君居兖州。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眾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偽，而貪齊破齊。

楊循吉曰：出謀臣于外，太宰嚭以計疏遠之，而陰欲以罪誅之也。

王維楨曰：伍胥屬子于齊，誠為非計。

茅坤曰：獨恨胥有此一着，以之賈說而禍其身。徐積卿曰：言謔而文自佳，足以動吳王矣。

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劓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為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耻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愎彊諫，沮毀用事。索隱曰：愎

王整曰賊臣乘間以讒貨者

李東陽曰數句連用我字若字之法奇峭與張儀激楚相語同柳宗元曰伍子胥者非吳之親也其始交闔戶以道故由其謀今于嗣君已不合言見進則諱者勝國先可救者于是馬去之

音皮逼反沮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音自呂反

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詬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為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劍曰鏤音錄子以此歿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詬為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歿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正義曰若既得

可也出則以擊累于人而又入以叩成固非吾之所知也然則負首果勇士也歟茅坤曰子胥忠志如是則其在當時處君臣上下之間必多不當于道矣此說之所由興也

增屠隆題伍員廟云伍相抗懷毒淚輕其軀壯哉白日心皎々當不渝鮮劍豈徒爾投金表區々入即已乘楚浮吳終報吳感激千載下以為壯士模

立欲分吳國弔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正義曰器謂棺也以吳必凶也左傳而抉吾眼索隱曰抉音烏縣吳東門之上正義曰東開示浦子胥濤湯羅城開北門有鱈鱈隨濤入故以名門顧野王云鱈魚一名江豚欲風則涌也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歿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應劭曰取馬革為鴟夷楹形徐廣曰魯正義曰盛音成楹古島反浮之江中哀公十一吳王夫差十一年也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正義曰吳地記曰越軍於蘇州東南三十里三江口又向下三里臨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

按此下并叙吳王所以中伯駘之奸而以為子胥結案

朱翌曰勾踐誅伯駘以不忠于君高

動酒盡後因立廟於此江上今其側有浦名上壇浦至晉會稽太守麋豹移廟吳郭東門內道南今廟見因命曰胥山張晏曰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遠百里故云江上正義曰吳地記云胥山太湖邊胥湖東岸山西臨胥湖山有古葬胥三王廟按其廟不干于胥事太史誤矣張注又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齊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賊不勝而去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橐臯索隱曰音拓臯杜預云地名在淮南途適縣東南正義曰橐臯故縣在廬州巢縣西北五十六里其明年因北大會諸侯於黃池正義曰在汴州封丘縣南七里以令周室越王勾踐襲殺吳太子索隱曰左傳太子名友破吳兵吳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勾踐遂滅吳殺王夫

相勅丁公以徇不忠于此二事可以為賣國者之戒按此下并叙太子建之子勝遺事了前案

差而誅太宰駘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已比周也正義曰紀伍子胥初所與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勝者在於吳吳王夫差之時楚惠王欲召勝歸楚葉公諫曰正義曰上式涉反杜預云子高沈諸梁勝好勇而陰求死士殆有私乎惠王不聽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徐廣曰潁川鄢陵是正義曰鄢音偃括地志云故鄢城在豫州鄢城縣南五里與褒信白號為白公徐廣曰汝南褒信縣有白亭亭相近正義曰括地志云白亭在豫州褒南四十二里又有白公故城又許州扶溝縣北四十五里北又有白亭也白公歸楚三年而吳誅子胥白公勝既歸楚怨鄭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求報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

凌約言曰白公為父報仇石乞為主盡忠其于子胥皆類例也太史公附此一段正以例見子胥之長耳

西許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請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勝怒曰非鄭之仇乃于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索隱曰左傳作于期之子平見曰王孫何自礪也何以為勝曰欲以殺于西于西聞之笑曰勝如卵耳何能為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乞襲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綦於朝索隱曰左傳作于期也石乞曰不殺王不可乃劫之王如高府索隱曰杜預云楚之別府石乞從者屈固徐廣曰一作惠王從者屈固楚世家亦云王從者索隱曰蓋此本為得而左傳云石乞尹門圍公陽大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則昭夫人之宮昭夫人之從者也負楚惠王亡奔昭夫人之宮索隱曰昭王夫人即惠王母乃越女是也葉公聞白公為

茅坤曰古之烈士風者若此

王維禎曰太史公蓋以自見也按子胥以忍成敗功白公不忍故

亂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亡走山中自殺正義曰左傳云白公奔而縊而虜石乞而問白公尸處不言將烹石乞曰事成為卿不成而烹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烹石乞而求惠王復立之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耻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索隱曰音求殞反道乞食志豈嘗湏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史記卷六十五

以為復仇之志為
烈丈夫也白公勝
所處乃全列既殺
子西乃所石乞之
計而自上為王是
篡也則其功謀亦
不足道矣白公自
立見楚世家

索隱逆贊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嗟彼伍氏被
比眼棄德耻
蘇子古史曰伍員以父兄之怨破楚入郢鞭平
王之墓世皆憐其志多其才然士不幸至此不
足以言功名矣而員至其軀豈非天逆天
而傷義卒以盡忠而喪其軀豈非天逆天

客寄之一身卒以說吳折不測之楚仇報
耻雪名振天下豈不壯哉及其危疑之際
能自陳慨不顧萬死畢諫於所事此其志
與夫自恕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於
古之士大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屬苟志
於善而有補于當世者咸不廢也
然則政曰必有過之父而見誅於有道之
程敏政曰以親賊義縣廢而禹與是也
君則不敢以親賊義縣廢而禹與是也
無過親之父而見殺於無道之君則不敢
義掩親伍奢見殺子胥復仇是也處變之

定理蓋不易此而蘇子乃譏逆天傷義不
亦過乎昔王哀以父歿非命終身未嘗西
向而坐以示不臣於晉朱子取之而載於
小學之書以實父子之倫則員固朱子所
不棄者然予尤有憾焉使員當入郢之後
投戈解印翻然辭吳之爵祿而退處於深
山隱谷之中以示其所遭之不幸豈不可
以盡全歸之孝哉惜乎其志不足及此而
反以讒見禍於
他人之手也
黃省曾曰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撫者
君之道也子胥之讎也非君也鞭之者鞭其
則平王乃胥之讎也非君也鞭之者鞭其
讎非鞭其君也說者謂其以甚亦過矣方
平王之召也伍尚之語胥曰聞父召而莫
奔不孝也父也伍尚之語胥曰聞父召而
我其歸歟是以歸歟自任而報讎付之胥
也是讎楚者非特胥之心亦尚之心也胥
之將奔吳也辭其友申包胥曰吾欲教子報楚
父兄為之奈何申包胥曰吾欲教子報楚

則為不忠教子不報則為無親是讐楚者在申包胥不當言而子胥宜自盡者也申包胥之當讎楚也孰謂鞭尸之過矣哉何孟春曰子胥掘平王墓鞭其尸父讐報矣故楚太子建子胥父子皆事之固嘗以勢之不可耶則伐楚之師威疊乎邈邇子為問鄭之舉則我於君父之讐可脫脫而兩報之矣而何子胥其不此計也張良之從沛公蓋欲為韓報讐也子嬰誅而成王立則復辭漢而歸韓萬世之下稱其有不忘故主之義而功各次之子胥能是則可以塞宰嚭之口却屬鏹之劍於夫差之世矣豈但申包胥之無辭而秦哀王之不加兵哉子胥既死建之子勝欲伐楚而不克殺令尹子西而遂大亂卒之自刎山林棄骸無掩痛哉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六

會吳國論曰何子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七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先紹增補

元任職方郎中時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曹奏為整正祀典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索隱曰孔子家語亦有七十七人

車疏云按史記仲

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索隱曰論語止得七十五人

七人史記有公伯寮

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

載而別有琴牢陳

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

尤懸豈當此三人

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

之數然今世傳家

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

史記所有郊國申

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

而載薛和申續又

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

史記之所無者杜

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

右通典載開元贈

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

莫自史記七十七

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

八外又有遠瓊林

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

水陳六申張琴牢

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

琴張六人宋祥符

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

大觀中加封從祀

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

除夫琴牢餘並因

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

之懸豐今家語作

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

懸字子象而祀
與不及馬家語薛
印字從申續字子
周與史証載却因
由黨同字此則和
即也續即黨也
與琴年琴張自是
一人而傳者詛耳
論語禮文中張却
車成云蓋孔子弟
子由續史記云申
堂空周家語云申
續字周今史記以
崇為黨以續為續
其為詛焉無疑後
漢王政云有蓋手
之繫無申崇之懸
是以根為崇也史
記崇隱謂文翁論
有由根今論有党
無援是以党為根
也直保加封申党
申接似列世祀一
人而為一人詳和

則屢中。何晏曰言回庶幾於聖道。雖數空匱而樂
非蓋美回所以屬賜也。一日屢猶每也。空猶虛中
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
者。各內有此善也。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也。
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無數子之病。然亦
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孔子之所嚴事。
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孔子之所嚴事。
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外寬而內直。自娛於隱
及及於仁。以善自行。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
終蓋蘧伯玉之行。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
子產。道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
云。蹈忠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國無於魯孟
道處賤不悶貧而能樂。蓋老萊子之行。於魯孟
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
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立世。曰孔子

之為對因姓氏猶
頗相遠。申循二
琴也。不祀薛而
二申復祀馬不
已。賈平飲乞今日
補增。雖尊列
諸楚。而削除防
重祀者。晉于令式
若公伯寮。乃季氏
之党。非孔子弟子
適伯王孔子之所
厭事。不當在弟子
列。此則不容一日
不正者。疏上。臣下
礼部。故今。附于
此。至。至。情。中。我
世宗。肅。皇。帝。後。輔
臣。之。議。果。存。樣。去
党。而。公。伯。寮。奏。時
類。何。俱。履。後。祀。遠
伯。王。林。放。各。祀。於
共。鄉。一。一。如。何。氏
議。焉。程。李。士。亦。有
考。正。孔。有。祀。典。故
具。經。世。宏。詞。甲

云國家有道其言足以興國家無道其默足以
蓋銅鞮伯華之所行。觀於四方。不忘其親。苟思其
親。不盡其樂。蓋介山子然之行也。說苑曰。孔子歎
曰。銅鞮伯華無或天下有定矣。晉太康地記云。銅
鞮。晉大夫羊舌赤之邑。世號赤曰銅鞮。伯華。○索
隱曰。自臧文仲已下。孔子皆後之。不立世。其所嚴
事。自老子及公綽已上。皆孔子同時人也。按戴德
撰禮號曰大戴禮。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見
今存者。有二十八篇。今裴氏所引。在衛將軍篇。孔
子稱祈奚對晉平公之辭。唯舉銅鞮介山二人。之
行也。家語又云。不克不忌。不念舊怨。蓋伯夷叔齊
之行。思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蓋趙文子之行。事
君。不愛其死。謀身不遺。其友蓋隨武子之行。地理
志。銅鞮縣名。屬上黨。○正義曰。銅鞮。丁亥反。按銅鞮
潞州。縣。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
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成。正義曰。少。馬融曰。約。

蘇軾曰昔孔子以
簞食瓢飲矣顏子
而子方以為高哲
人之細事何哉蘇
子曰古之聖人也
必于其小焉視之
其大者容有偽焉
人能碎于金之室
不能無失于破
釜能縛猛虎不能
無受色于擊豕孰
知簞食瓢飲不為
哲人之大事乎

論委宛錄篇云述
異記言曲阜古城
有顏回墓人上石
楠樹二株大可三
四十圍土人云顏
回植之木搜類

淵死僅年三十二
貧不能槨門人厚
葬之豈有預菅塚
墓手植墓樹之理

身也。孔安國曰：復反也。

孔子曰：賢哉回也。衛瓘曰：非大賢

樂道不能若此，故以稱之。○索隱曰：衛一簞食。

瓢飲。孔安國曰：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

樂。孔安國曰：顏回樂道，雖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也。

回也如愚。於孔子之

言默而識，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孔安

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思，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

我與爾有是夫。孔安國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

後行不假隱，以自高，不屈道以要名，時人無知其

實者，唯我與爾有是行。○正義曰：肇字承高平人。

晉尚書郎作論疑釋，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索

十卷及語駁虛二卷，回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

曰：家語亦云：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

云：此久遠之書，年數錯誤，未可詳也。校其年，則顏

回歿時，孔子年六十一，然則伯魚年五十，先孔子

卒，卒時，孔子且七十也。今此為顏回先伯魚歿，而

論語曰：顏回歿，路請子之車，子曰：鯉也。歿有棺

而無槨，或為設事之辭，按言回歿在伯魚之前，故

知以論語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上

曰：顏回為孔子胥附之友，能使門人日親，孔子

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

命，歿矣。今也則亡。何晏曰：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

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

閔損字子騫，鄭玄曰：孔子弟少孔子十五歲，孔子

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孝

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不仕大夫，不食汗

盡善，故人不問之。言。

史記卷之七

卷之七

七

王維賴白子華怪之
二句則不及論語矣

按論衡云世稱子路無怕之庸人未入聖門時戴雞佩豚勇猛無孔聞誦讀之去搖雞奮豚揚唇吻之奇話聖矣孔子引而教之漸漬磨礪闢導備進猛氣消損驕節屈折卒使政事列在四科斯蓋變性使惡為善之明效也

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孔安國曰當白子華怪之
敢問問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

人故退之鄭玄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仲由字子路下人也徐廣曰尸子曰子路下之野人○索隱曰家語一字季路

亦云是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

雄雞佩豚冠以雄雞佩以微豚二物皆勇子路好勇故冠帶之陵暴孔子

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索隱曰服質於君然後為臣示必死節於其君也因閉人請

為弟子子路問政孔子曰先之勞之孔安國曰先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請益曰無倦孔安國曰子路嫌其少故

悅以使民民忘其勞

請益曰無倦者行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

之為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李充曰既稱君子不職為亂階也若

君親失道國家昏亂其於赴患致命而不知正顧

義者則亦陷乎為亂而受不義之責也○索隱曰

侍郎亦作論語解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子路有

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孔安國曰前所聞未及行故恐復有聞不得並行

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孔安國曰片

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

材○索隱曰適用曰材好勇過我初晉尚書郎作論語義也若

由也不得其死然孔安國曰不以壽終也衣敝緼袍與衣狐

貉者立而不恥者孔安國曰緼泉著也其由也歟由也升堂

史記卷之七 仲尼弟子列傳

矣未入於室也。馬融曰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蓑丈人。子路為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可謂具臣矣。孔安國曰：言備臣數而已。子路為蒲大夫。索隱曰：蒲，衛邑。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言恭謹謙敬，勇猛不能害，故曰執也。寬以正可以比衆。音鼻，言正衆必不能害，故曰執也。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蕢賸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

何孟春曰：勇者不難於而男子義者能處。然子路惟循難結縲而次夫子嘗言由不得其死，然而子路之節如是，慷慨赴死，從容就義，由是而得之，隨由之勇夫，賢也。其勇子義孝力之所至也。而議者猶貶其後于過勇何哉？

輒在。於是衛立輒為君，是為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蕢賸居外，不得入。子路為衛大夫，孔悝之邑宰。索隱曰：服虔云：蕢賸乃與孔悝作亂。索隱曰：左傳：蕢賸入孔悝家，悝母伯姬劫悝於厠，疆與之盟，而立蒯賸，非悝本心自作亂也。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蕢賸入，立是為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蕢賸，蕢賸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馬用孔悝，請得而殺之。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仲尼弟子列傳

子傳子路之子仲
子雀欲報父讎殺
孤厲聲於夫子夫
子曰行矣厲知之
曰君子不掩人之
不倫須後日以蒲
弓木戟與子雀戰
而死然則孤厲與
悔其詐殺子路而
以死成子雀之孝
者也事固不可信
然亦足以少雪積
醜之辱矣

蕢賸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蕢賸懼乃下石乞壺
厲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
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
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王肅曰
孔子侍衛故悔慢之人不敢有是時子貢為魯使
於齊索隱曰左傳子貢為魯使齊在哀
宰予字子我鄭玄曰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
喪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
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
矣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
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櫛之火

柯維騏曰按闕止
有籠字簡公為田
常所殺闕止字予
我左氏傳載闕止
又稱予我故記者
誤以為宰我也
楊慎曰按李斯傳
言趙高之短于二
世曰田常為齊簡
公臣下得百姓上
得群臣陰取齊國
殺宰予于庭遂弑
簡公斯去宰予未
遠所言信得其實
如斯所言則宰予
之灰仇牧之類也
司馬遷遂以作
亂作亂本無明文
而與難獨有以証
不然幾厚誣矣者
索隱知其非而又
曲為闕止字我之

火冬取柷檀之火一年之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
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
安則為之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為
也孔安國曰旨美也責其無宰我出子曰予之不
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馬融曰生未
所懷抱也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孔安國曰自天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包氏曰朽腐也糞
土之牆不可圻也王肅曰圻墜也二者宰我問五
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王肅曰言不足以宰我
為臨菑大夫索隱曰謂仕齊齊都臨與田常作亂
以夷其族孔子恥之索隱曰左氏無宰我與田常
作亂之文然有闕止字子我

史記卷之七

辨亦紆曲矣不若是証之明也

田闕乎寵子我為陳恒所殺恐字與宰予相涉因誤云然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

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孔安國曰愈猶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

汝器也孔安國曰言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包曰瑚璉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之貴器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

孔安國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而亦何常師

之有從學故無常師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鄭玄曰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國政求而得之邪抑人君自願與之為治

子貢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鄭玄曰言夫

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子貢問曰富而無驕貧而無諂何如孔子曰可也孔安國曰未足多也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鄭玄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為憂苦也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

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索隱曰公孫龍也

某坤曰子貢求魯

某坤曰子貢求魯

一事必當時領謀之臣為之非其故也而本末多奇計可觀賢焉
王安石曰予讀史所載子貢事乃與夫儀秦軫代無以異也嗟乎孔子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已以墳墓之固而欲全之則齊央之人豈無是心哉奈何使之亂也子貢之行雖不能盡當于義然孔子賢弟子也固不宜至于此矧曰孔子使之也太史公曰孝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者或過其美毀者或損其真子貢雖辯說至于此耶亦所謂毀損其真者哉

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紫隱曰越絕書其泄字作淺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疆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

何孟春曰按輔非子曰齊將攻魯魯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办吾所故者地非斯言所謂也遂卒兵伐魯夫子貢使齊或有之未嘗之與之越之晉也且子貢以言語稱孔子謂其言而中多言而已何至若是果若是則子貢乃真口舌之人傾輿之徒可以為子貢

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王肅曰鮑晏等帥師若破國則臣尊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踈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疆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

魯東陽曰兩用
字宛是戰國
氣切曰

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疆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疆。竊為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疆齊。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疆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疆。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夫伐小越而畏疆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

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索隱曰。惡猶畏也。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

按家語越絕書
吳越春秋並載
此語蘇代說燕
惠王喻語與此
同見戰國策

光緒曰余讀仲尼弟子列傳獨惜其以說客目子貢爰欲据矜諸書稍雅馴者以補傳而去其說吳越者尚未能也今為詮次一二于左其傳曰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穎悟孔子常器之其博聞淵識具魯論語中嘗適吳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大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貢

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歿。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歿。索隱曰。王劭按家語。越絕書。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音結。其志。射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其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

夫子乎對曰夫賜其猶一累垓也。以一累垓增太山。不益其高。且為不知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適楚東郭子惠問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隱括之旁。多枉木。良鑿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脩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詩云。苑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渰者淵。萋萋。有渰者淵。大者之旁

鎰劔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為虛莽。虛音墟。莽音莫。朗反。○索隱曰。有本作棘。恐誤也。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勾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賊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缺屈盧之矛。索隱曰。缺音跌。謂斧

無所不究其敏
慧大率類是春
揚人之美不飾
遷人之過常相
魯衛卒終于齊

茅坤曰子貢太史
公次子貢說吳伐
齊救魯止越之言
漆漆如乃文洪涛
不啻傀儡之在掌
中矣

也劉氏云一本無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
此字屈盧矛名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
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
其幣許其師而舜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
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
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索隱曰卒謂急卒也言計慮不
先定不可以應卒有非常之事兵不先辯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
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
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為之奈何子貢曰修兵
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

楊慎曰太史公信
戰國游士之說載
子貢一出存魯亂
齊破吳強晉而伯
越其文震耀其詞
便利人皆信之雖
朱文公亦惑之獨

齊人戰於艾陵索隱曰左傳在哀十一年大破齊師獲七將軍
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
索隱曰左傳黃池之會在哀十三年越入吳吳與越平也吳晉爭疆晉人擊之
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
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
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索隱曰左傳越滅吳在哀二十二年則事並懸隔數年蓋此文欲終說其事故其辭相連也破吳三年東向
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疆晉而霸越子
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索隱曰按左傳
謂魯齊晉吳越也故云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疆晉而霸越子貢好廢舉與時

蘇子由作古史考
而其事始自若如
太史公言則子貢
一蘇秦耳
黃震曰謂賜而為
之何足為賜謂非
賜所為其力說之
粹雖嚴秦不之及
何物史臣偽為此
書是當闕疑

轉貨貨

廢舉謂停貯也與時謂逐時也夫物賤則買而停貯值賤即逐時轉易貨賣取資利也。索隱曰家語貨作化王肅云廢舉謂買賤賣賤也轉化謂隨時轉貨以殖其資也劉氏云廢謂物賤而賣之舉謂物賤而買之轉貨謂轉賤收賤也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

言偃吳人

索隱曰家語云魯人按偃仕魯為武城宰耳今吳郡有言偃冢蓋吳郡人為是也

也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為武

城宰

正義曰括地志云在兗州卽南城也輿地志云南武城縣魯武邑城子游為宰者在泰

山孔子過聞絃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莞爾小

貌割雞焉用牛刀孔安國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子游曰昔者偃

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

孔安國曰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則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從行者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安國曰戲以洽小而用大孔子以

為子游習於文學

卜商字子夏家語云衛人鄭玄曰温國卜商○索

少孔子四十四歲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

以為絢兮何謂也馬融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

章其下一子曰繪事後素鄭玄曰繪畫文也凡畫

分佈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曰禮後乎何晏曰

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

矣包氏曰能發明我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師

韓愈曰子夏之李
其後有田子方子
方之後流為世周
故周之善善於子
方之為人肯御之
書語聖人必曰孔
子子方子方之事
業不傳惟大史公
書余子傳有姓名
曰駢臂字子方子
受易於商瞿蓋軻
師子思子思之李
蓋出曾子自孔子
沒群弟子莫不有
書惟孟軻氏之傳
得其宗

光緒曰家語云
上商管返衛見
讀史志者云晉
師代秦三豕渡
河子夏曰非也
已亥耳讀晉史
者曰聞諸晉史
果曰已亥枚是
衛以子夏為聖
魏文侯師事之
而諸國政焉

也過商也不及孔安國曰言然則師愈與曰過猶
不及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何晏
子之儒將以明道小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
人為儒則矜其名索隱曰在河東郡之西界蓋近龍門劉氏云今同
州河隱曰在河東郡之西界蓋近龍門正義曰西河
郡今汾州也爾雅云兩河間曰冀州禮記云自東
河至於汾州也河東故號龍門河為西河漢因為西
隱泉山在汾州堰城縣北注水經云其山岸壁立
崖光有一石室去地五十丈頂上平地十許頃隨
國集記云此為子夏地索隱曰子夏文學著於四科
神祠今為魏文侯師序詩傳易又孔子以春秋屬
見在商又傳禮著在禮志而此史証不論空記論語小
事亦其疎也正義曰文侯都安邑孔子卒後子
夏教於西河之上文侯其子成哭之失明
師事之咨問國政焉

顓孫師陳人索隱曰鄭云日錄陽城人字子張少

孔子四十八歲子張問干祿鄭玄曰干不孔子曰

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包氏曰尤過也疑則

少過則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包氏曰殆危

闕而不可行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鄭玄曰言

不得祿得他日從在陳蔡間因問行孔子曰言忠

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

雖州里行乎哉鄭玄曰二千五百家為州五家為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

行包氏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子張書諸

史記卷之三十一 仲尼弟子列傳

仲尼之傳

紳孔安國曰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

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在家必

聞鄭玄曰言士之所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

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馬融曰常

志察言語觀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常欲下於人

在國及家必達馬融曰

不可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馬融曰此

言佞人也佞人假仁者之色行在國及家必聞馬融曰

之則違安居其偽而不自疑馬融曰

曾參南武城人索隱曰武城屬魯當時魯更有北

武城故言南也正義曰括地志

云南武城在兗州子游為宰者地理志云定

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於此云南武城也

字子

與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正義曰

傳云曾子曰吾嘗仕為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

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道養親也親沒之後吾嘗

南游於越得尊官堂高九仞揅提三尺軀軻百故

乘然猶北向而泣者非為賤也悲不見吾親也故

授之業作孝經歿於魯

澹臺滅明包氏曰澹臺姓滅明名正義曰括地

經云黃河水至此為之延津昔澹臺子羽齋千金

之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

求不可以威劫擄劍斬蛟蛟亦無怪意即此津也武

城人正義曰括地志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

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

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包氏曰言南

李觀曰或曰仲尼
區別四科曾參不
及者何也對之
曰此仲尼之言也
非無居之時門人

盡在而言也使曾
參子時得與數子
從行則曾參之孝
不後于冉伯牛仲
弓也必矣

中尼弟子列傳

左

○宛委餘編云夫子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意謂其貌之子羽意謂其貌之子羽意謂其貌之

游至江索隱曰今吳國東南有澹臺湖即其遺迹所在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索隱曰家語子而行不勝其貌宰予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以容貌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今云滅明狀貌甚惡則以子羽形陋也正與家語相反。正義曰按澹子羽墓在兗州鄒城縣必不齊字子賤孔安國曰魯人。正義曰顏氏家東有子賤碑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處之與伏古來通字誤為密較可明矣慮字從童呼寧從音綿下俱為必世傳寫誤也少孔子四十九歲索隱曰家語四十九不同孔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子賤安得此行而學子賤為單父宰正義曰宋州縣

○王世貞曰虞子賤治單父而矚有若謂之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洽然則子賤之鳴琴固有左教之也

也說苑云密子賤理單父彈琴身不下堂單父理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而單父亦理巫馬期問其故密子賤曰我之謂在人子之反命於孔子曰此謂在力任力者勞任人者逸者十一人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原憲字子思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云宋人所記不同少孔子三十六歲子思問恥孔子曰國有道穀孔安國曰穀祿也國無道穀恥也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乎馬融曰克好勝人也伐自伐其功怨忌也欲貪欲也孔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弗知也包氏曰四者行之難未知

○焦竑曰楊用修云世傳公在長通鳥語未見所以然宋之問詩不知黃雀語能免冷長炎祭大禽虫詩序云非冷長不能通其意則似實有之按冷長齊鳥雀語云啁啾白蓮水邊有卓栗乘車脚

以為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索隱曰家語云隱居衛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索隱曰家語云魯人孔子曰

長可妻也雖在累紲之中孔安國曰累黑索也非

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張華曰公冶長墓在城陽姑幕城東南五里所墓極高

南宮括字子容孔安國曰容曾人○索隱曰家語

論泥犢牛折角收之不尽相呼共啄驗之果然此具論語疏豈用修未見之耶左傳介葛芦辨牛鳴史記秦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論衡廣漢陽翁儒能听百鳥音世間自有此奇未可臆斷其無也姑附之以省現

仲孫閱也蓋居南宮因姓焉問孔子曰羿善射奩盪舟孔安國曰羿有窮之君篡夏后位其徒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奩奩多力能陸地行舟為夏后少康所殺○正義曰羿音詣盪太浪反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

子弗答馬融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也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括意欲以

子謙故不答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

若人孔安國曰賤不義國有道不廢孔安國曰不廢言見用

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珪之玷孔安國曰詩云白珪之玷尚可

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謹詩至此三反之是其心敬慎於言以其兄之子妻

之

公皙哀字季次孔子家語云齊人○索

孔子曰天

光緒曰太史公云季次原憲讀書懷德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終身空室

中見弟字列傳

蓬古褐衣蔬食
不厭死而已四
百余年而弟子
志之不倦此可
以知其賢矣
按歲古點字孔
門有三歲曾歲
奚益歲公西歲
也

光緒曰家語曾
皙疾時借禮教
不行敬備之孔
子善之而記載
季武子之喪也
曾點倚其門西
歌若是乎敗禮
甚矣何修之有
孔子善之未聞
孔子善點之修
禮也

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

索隱曰家語云未嘗屈節為人臣故子特賞歎之亦見游俠傳

曾歲音點字皙孔安國曰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歲

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

乎舞雩詠而歸徐廣曰一作饋駟案包氏曰暮春

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於沂水

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德歸於夫子

門孔子喟爾歎曰吾與歲也周氏曰善歲

顏無繇音遙正義字路路者顏回父索隱曰家

也路回之父也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少孔子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顏回死顏路貧請孔子

車以葬孔安國曰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

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

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孔安國曰鯉孔子子伯魚

之後不可徒行謙辭也

商瞿正義曰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

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徐廣曰臂子弘正義曰馯

古云馯姓也漢書及荀卿子皆云字子弓弘傳江

東人矯音橋子庸疵音自移反○正義曰漢書作橋

庸疵傳燕人周子家豎正義曰豎音時與反周豎

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正義曰光乘字羽括地志

光緒曰按此則
易之傳有自來
矣或謂秦焚書
時以易為卜筮
家獨存者恐未
然也

光緒曰按檀弓云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羔將為成人宰遂為衰成人曰蚤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兒則死而子羔為之衰即此可見子羔之美質矣抑亦在變化氣質之後乎

東三十里古之州國周武王封淳于國羽傳齊人田子莊何正義曰括地志云東何傳宋武人徐廣曰屬琅邪王子中同正義曰括地志云東同傳菑川人楊何正義曰漢書云高柴字子羔鄭玄曰衛人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為愚子路使子羔為費邸宰正義曰括地志云鄆州宿縣二十三里郡亭孔子曰賊六人之子包氏曰子羔學未熟習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孔安國曰言治人事神於是而習亦學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孔安國曰疾其以給應也遂已非而不知窮也

漆彫開字子開

鄭玄曰魯人也。正義曰家語云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尚

樂仕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

孔安國曰仕進之道

未能信者未能究習

孔子說

鄭玄曰善其志道深

公伯僚字子周

馬融曰魯人。正義曰家語有申繚子周古史考云疑公伯僚是讒

愬之人孔子不責而云命非弟子之流也

周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

以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僚也

孔安國曰季孫信譖恚子路也

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鄭玄曰吾勢猶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人誅僚而肆

之也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

孔子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

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

司馬耕字子牛

孔安國曰宋人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

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孔安國曰。曰。其言也訥。斯

可謂之仁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孔安國

難言仁亦不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孔安國

得不訥也。曰。不憂不懼。斯可謂之

君子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包氏曰。疚。病

無可。樊須字子遲。鄭玄曰。齊人。正義曰。家語云。魯人

少孔子三十六歲。

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

如老圃。馬融曰。樹五穀曰。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

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

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孔安國曰。情實也

應。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包氏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樊遲問仁。子曰

愛人。問智。曰。知人。

有若。鄭玄曰。魯人。正義曰。家語云。魯。少孔子十

三歲。有若曰。禮之用和為賢。先王之道斯為美。小

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

行也。馬融曰。人知禮。資和而每事從。信近於義。言

可復也。何晏曰。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恭近於禮

遠恥辱也。何晏曰。恭。不合禮。非禮也。近禮。因不失其親

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禮也

劉知幾曰孔門弟子聖人品藻已詳門徒臧否又定如有若青名不諱于四科言無借於十哲遂尼父既沒方取為師以不蒼所問始今避坐同稱達者何見事之晚乎

亦可宗也。孔安國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其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毛傳曰畢濁也月離陰星則雨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正義曰家語云瞿年三十八無子母欲更娶室孔子曰瞿年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果然中備云魯人商瞿使向齊國瞿年四十四後使行遠路畏慮恐絕無子夫子正月與瞿母筮告曰。後有五丈夫子。貢曰。何以知子。曰。卦遇大畜。艮之二世九二。甲寅木為世。六五丙子水為應。世生外象。生象來交。生互內象。艮丙子應有五子。一子短命。顏回云。何以知之。內

宋濂曰有若狀似孔子共立為師此鄭魯閭野人語耳觀孔子書則始嘗有撤座之說乎

象是本子。一艮變為二醜。三陽爻五於是。五子一子短命。何以知短命。他以故也。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王男也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公西赤字子華。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使於齊。冉有為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馬融曰六斗四升曰金請益曰。與之庾。包氏曰十斗曰庾冉子與之粟五秉。馬融曰六斗曰秉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君子周急不繼富。鄭玄曰非冉有與之太多巫馬施字子旗。鄭玄曰魯人正義曰音其少孔子三十歲。陳司

聖賢之傳
作凡身之列傳
三

孟子卷之七 伯夷子列傳

敗孔安國曰司敗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

曰知禮退而揖巫馬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

黨乎魯君娶吳女為夫人命之為孟子孟子姓姬

諱稱同姓故謂之孟子魯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孔安

國曰相助匪非曰黨禮同姓不婚而君娶之當稱吳姬諱曰孟子施以告孔子孔

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親之

惡為諱者禮也孔安國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

也惡禮也聖人之道弘故受之為過

梁鱣一作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家語

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鄭玄曰

冉孺字子魯一作少孔子五十歲家語曰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正義曰家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鄭玄曰楚人

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顯有

年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

不見書傳者紀于左索隱曰家語此例唯有三

仲會四人家語有事迹史記闕然自公伯遼秦叔

鄒單三人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元縣亶當此

伯王之數皆互有也如文翁圖所記又有林放蓬

考

按此一段陸
起下

孟子卷之七 伯夷子列傳

光緒曰左傳定公八年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子六鈞皆取而傳觀之註云顏高魯有力人疑即此人與按徒父字子有

冉季字子產鄭文曰魯人。正義曰家語云冉季字子產。

公祖句茲字子之正義曰句音鈞。

秦祖字子南鄭文曰秦人。

漆雕哆音赤者反。字子斂鄭文曰魯人。

顏高字子驕正義曰孔子在衛南子招夫子為次乘過市顏高為御。

漆雕徒父。

壤駟赤字子徒鄭文曰秦人。

商澤家語曰字子季。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齊字選鄭文曰楚人。

公良孺字子正鄭文曰陳人賢而有勇。正義曰孔子世家亦云語在三十五人中今在三十二人數恐太史公誤也。

后處字子里鄭文曰齊人。

秦冉字開正義曰家語云無此人王肅家語此等惟三十七人其公良孺秦商顏亥仲叔會四人家語有事迹而史記闕公伯寮秦冉鄭單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元縣曹三人。

公夏首字乘鄭文曰魯人。

奚容箴字子替正義曰衛人。

公堅定字子中鄭文曰魯人或曰晉人。

顏祖字襄正義曰魯人。

郭若堯反。單音善。字子家徐廣曰一云郭單鉅鹿有郭縣太原有郭縣。

郭若堯反。單音善。字子家徐廣曰一云郭單鉅鹿有郭縣太原有郭縣。

光緒曰家語云
秦商魯人字不
慈却玄曰楚人
字子丕愚按不
慈當作丕茲左
傳孟氏之臣秦
莖又嘗御車如
福陽之後及歸
款子以為右生
秦不茲事仲尼
則此人作魯
人為是

向并疆

鄭玄曰衛人。正義曰向作勾。

宰父黑字子索

家語曰王父里字索。

奏商字子丕

鄭玄曰楚人。正義曰家語云魯人字丕茲。

申黨字周

正義曰魯人。

顏之僕字叔

鄭玄曰魯人。

榮旂字子祺

鄭玄曰魯人。正義曰縣音玄。

縣成字子祺

正義曰魯人。

左人郢字行

魯人。

燕伋字思

鄭國字子徒

正義曰家語云薛邦字徒史記作鄭國者避高祖諱薛字與鄭字誤耳。

秦非字子之

鄭玄曰魯人。

施之常字子恒

顏噲字子聲

鄭玄曰魯人。

步叔乘字子車

鄭玄曰齊人。

原元籍

家語曰名元字籍。正義曰元作冗仁勇反。

樂欬字子聲

正義曰魯人。

廉絜字庸

鄭玄曰衛人。

叔仲會字子期

鄭玄曰晉人。索隱曰家語魯人。二孺子俱執筆迭侍於夫子孟武伯見而訪之。

顏何字冉

鄭玄曰魯人。家語字稱。

光緒曰按索隱曰家語云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李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

我也田恒既殺闞止而宰我蒙其惡名豈不哀哉且使宰我信與田恒之亂恒既殺闞止弑簡公尚誰族宰我者事蓋必不然矣○太史公稱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伯越予觀春秋左氏傳齊之伐魯本於悼公之怒季姬而非陳恒吳之伐齊本於悼公之反覆而非季姬而皆非也蓋戰國說客設為子貢之辭自托於孔氏而太史公信之耳○冉有季路皆以政事稱孔門冉有才有餘而志不足其於季氏委曲從之不能有所立也至於季路志厲而識闇事衛出公雖父子爭國而不知其危也方其攻莊公於臺上使幸而莊公舍孔懼季路與懼皆出猶可言也莊公方質孔懼以取衛其不釋懼明矣孔懼不出遂攻而勝之則為臣弑君季路雖生將安所容身乎嗚呼學於孔子其慮害曾不若召獲悲夫○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於洒掃應對進退而不急於道使其來者自盡於學日引月長而道自至譬如農夫之植草木既為之區既種而時耨之風雨既至小大甘苦莫不咸得其

性而農夫無所用巧也異哉今世之教者聞道不明而急於夸世非性命道德不出於口雖禮樂刑政有所不言矣而兄於洒掃應對進退也執教者未必知而學未必信務為大言以相欺天下之偽自是起此子夏所謂誣也○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一寄之曰中舜之禪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人之欲以道相詔者至於一與中盡矣昔者孔子與諸弟子言無所不至然而未嘗及此也雖與子貢言之而孔子之言之也難而子貢之受之也未信至於曾子則孔子之告之也無疑而曾子之受之也於曾子則孔子之告之也于既沒曾子傳之子思子思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始知一與中之在是矣然子思以授孟子而天下始推之以為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始矣嗚呼孔子所以不告諸弟子者蓋為是欤○四子之言皆其志也夫子之晒由也以其不諱而與點也皆其志自知之明欤如曾皙之狂其必有不可施於世

已卷之七
中三第之七
三

者矣苟不自知而強從事焉禍必隨之其欲從
弟子風乎舞雩樂以忘老則其處已審矣不然
孔子豈以不仕為貴者哉○樊遲之學為農圃
蓋將與民並耕而食欬此孟子所謂許行之學
也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堯以不得
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以百畝之
不易為已憂舜以農夫也此孔子謂樊遲小人
○大史公稱孔子既沒弟子以有若貌類孔子
師之如孔子時及問而不能答乃斥去之夫以
有若之賢而其無耻至此極欬且月宿于畢而
雨不應商瞿四十一而生五子此上祝之事而鄙
儒所以謂孔子聖人者戰國雜說類比多矣○
孔子弟子高第七十二人余以大史公書及孔
子家語考之皆同秦冉顏何不載於家語而琴
牢陳亢不錄於史記二書既不可偏廢而琴
張陳亢又見於論語并錄之凡七十九人云
范仲淹曰孔子門人七十子之徒蓋顯于諸
侯者寡矣然則七十子之徒與孔子語而
未嘗怨何哉君子之道克乎已加乎人窮

與達一也彼戰國豪士不由孔子之門者
則有脫賤貧逐高貴弗奪弗厭滅身戾宗
而不悔
何哉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七終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八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商君列傳第八

商君者正義曰秦封於商故號商君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

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商君本頌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

相公叔座索隱曰公叔氏座名也魏已為中庶子索隱曰官公叔座知其

賢未及進會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索隱曰即魏侯之子名瑩

後徙大梁而稱梁也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

叔曰座之中庶子索隱曰戰國策云御庶子也公孫鞅年雖少

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

按太史公首言鞅好刑名之學則鞅所以說君而君說者刑名也故通篇以法字作骨曰鞅欲變法曰卒定變法之令曰於是太子犯法曰將法太子而終之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血脈何等貫串

賈袞曰溫公謂魏惠王有二商鞅而不能便為國害予竊謂兩鞅刻薄之術始能倍秦卒

史記卷六十八

能亡秦使用之于魏其術猶是也孟子不遠千里而來惠王猶不能聽其言其棄庸可知矣溫公不責惠王以不聽孟子仁義之言而乃責其不用商鞅功利之說何耶

王元之曰凡為社稷之臣計安危之事者在任賢去不肖而已且鞅果賢也可固請用之果不肖也可固請殺之固則為國之寶殺則去國之毒蠱焉有始請用中請殺而終使逃者得為心乎由是知先君後臣之說誠無稽之言也

董份曰衛鞅非說以帝王之道蓋先以迂闊久遠之事使秦王之心厭以益堅其用伯之志見伯之效速耳邵寶曰商君豈真知帝王道者哉知帝王道者不屑于帝王道者不屑于帝王道者不屑于伯而况于富強乎古之遺人物者必有所先商君之言帝王也其亦若將以為先者耳不然則將固孝公之心而以是嘗焉再嘗之而知其心之必在於富強也故一

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矣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鄰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

史記卷八十一 商君列傳

二

語而輒合蓋商君於富強之術深矣

茅坤曰叙商鞅變法始末如畫楊慎曰叙商鞅變法備載廷臣論難與趙武灵王交胡張事同一書法按韓長孺議伐匈奴亦同此書法

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正義曰：此必寐反說。者以五帝三王之事比至孝公以三代。帝王之道方興孝公曰：太父遠，吾不能。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索隱曰：音悅。君大說之耳。索隱曰：音悅。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索隱曰：商君書非作負。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索隱曰：商君書作必見，皆於人也。○正義：敖五到反。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

增徐中行曰：反覆論難，俱以不可為綱領。

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索隱曰：言救弊為政之術，所為苟可以彊國，則不一定要須法於故事也。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索隱曰：索隱曰：甘龍也。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索隱曰：言賢智之人作法更禮而愚不肖者不明變通而

羅洪先曰商鞅以
刻薄復詐之資欲
害其富強吞併之
術恐民驚駭而不
之信非議而不之
從於是行不測之
賞誘之于先用不
測之刑驅之于後
移其耳目奪其心
志然後驅之戰聞
則死敵驅之殺父
每君則不敢違厥
後扶蘇聞詔賜死
不敢自白趙高指
鹿為馬廷無間言
皆徙木之所致也
增委死餘篇曰吳
起為西河守欲攻
徙秦亭乃倚一車
輾放北門之外而
令之曰有能徙此
南門之外賜之上
田上宅人莫之徙
也及有徙之者遂賜

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
予十金民恠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
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
民朞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索隱
曰謂鞅新變之法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
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
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索隱
音七踰反趨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
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
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

之如令乃令攻亭
商鞅徒木之賞蓋
本此人知鞅之賞
從而不知起之賞
徙也
董份曰既云作為
又云葉何也恐有
衍字

王維禎曰前言十
年總商君始終也
後言五年以行法
之日為始也

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
是以鞅為大良造索隱曰即太上造也秦之第十
六爵名也今云良造者或後變
其名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為築冀闕宮
庭於咸陽索隱曰冀闕即魏闕也冀記秦自雍徙
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
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
封疆正義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按謂驛歷也而
疆音疆封聚上也疆界也謂界上封記也而
賦稅平平斗桶鄭玄曰音勇今之斛也權衡丈
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
彊天子致胙正義曰音左故反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

史記卷六十八 商君列傳

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索隱曰。蓋安邑之東。山嶺險阨之地。即今蒲州之中條。已東連汾。晉之嶮隘是也。阨阻也。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為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

光緡曰。誘般。滅蔡春秋誅楚子之譎。而大書曰。楚子虔誘蔡氏。侯般殺之于申。蓋聖人深思楚。而名之也。商鞅以是給魏將。而綱目大書曰。秦衛鞅伐魏。誘執其將公子卬。而敗之。誘之一字。其詞及矣。秦楚雖誦能逃聖人一字之誅哉。

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索隱曰。紀年云。梁惠王二十九年。王之二十九年也。正義曰。正梁惠王。秦衛鞅伐梁。西鄙則徙大梁。在惠王二十九年。用公叔座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為商君。徐廣曰。弘農商縣也。索隱曰。於商二縣名在弘農。紀年云。秦封商鞅在惠王三十年。與此文亦同。正義曰。於商在鄧州內鄉縣東七里。古漆邑也。商洛縣在商州東。

王維禎曰此十年即前十年也

王整曰趙良說商君皆正言

史記卷之八

商君列傳

六

八十九里本商邑周之商國按十五邑近此三邑商君相秦十年索隱曰戰國策云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而與此六不同者按此直云相秦十年耳而戰國策乃云行商君法十八年蓋連其未作相之年說也宗室賢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臯索隱曰孟蘭臯人姓名也言鞅前因蘭臯得與趙良相見也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索隱曰說音悅與音予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

陳寔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強反聽內視者反已現省之謂自勝云者內有以克己私則天理勝乎人偽自能剛而正也索隱謂守謙敬而人自伏雖存下文自卑之言合然恐非本義也

白勝之謂彊索隱曰謂守謙敬人自伏非是為自強之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譎譎武王譎譎以昌殷紂墨墨以亡正義曰以殷紂比商君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

史記卷之八

商君列傳

六

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正義曰：百里奚南陽宛人，屬楚故云荆。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索隱曰：謂立晉一救荆國之禍。索隱曰：十二諸侯，惠公懷公文公。年表穆公二十八年會晉救楚朝周。此云救荆未詳。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韋昭曰：款，叩也。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

田汝成曰：歷誦五殺大夫之德，俱本虞舜有言自甲意。

茅坤曰：此下一切應商君本傳又一反五殺大夫。

唐順之曰：峻刑教事，明每五殺大夫施德相及。

增：唐惟修曰：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

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正義曰：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鄭玄曰：相謂送杵，聲以音聲自勸也。此五殺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索隱曰：劉氏云：教謂君之命也。言人畏鞅甚於秦君。令謂秦君。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索隱曰：左謂以左道建立威權也。外易謂在外革易君命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賢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

足而拱謂之札鼠亦或謂之拱鼠

唐順之曰由盛車從明每五殺大夫行于國中相友

禮何不遘歟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
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權而黥公孫賈詩曰
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
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駮
乘持矛而操闔所及戟者徐廣曰一作奈屈盧之
隱曰闔亦作鈞同所及反鄒誕音吐騰反奈音遠
屈音九勿反按屈盧干將古良匠造矛戟者名
楚五湖之間謂之鈇其柄謂之矜釋名云戟格也
旁有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
者昌恃力者亡索隱曰此是周書之君之危若朝
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索隱曰

增徐中行曰按趙良之說商君即蔡澤之說應侯也彼所謂顯岩穴之士其寓意微矣假令其能存良以自代歸商於而灌園豈不身名兩全哉惟其不能卒之車裂遂成悲夫

崇坤曰夏商君峻法有此一着逸

封商於二縣以為國其中凡有十三都故趙良勸
令歸之正義曰都孫鞅封商於十五邑故云十
五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
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
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
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索隱曰謂鞅
故秦國之所以將收錄鞅者其效甚明故云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
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
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闕下欲舍客舍
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
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

黃震曰按商君之術能強秦亦秦之所以能顯其身亦身之所以滅然則何益哉

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疆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索隱曰走音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徐廣曰京兆鄭縣也兆有鄭縣秦本紀云初縣杜鄭索隱曰地理志京按其地是鄭桓公友之所封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徐廣曰黽或作彭彭者按鹽鐵論云商君困於彭池故也而徐廣云黽池或忍反正義曰黽池去鄭三百里蓋秦兵至鄭破商邑兵而商君東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一旬斷盡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索隱曰謂天資其人為刻薄之

何孟春曰商君刻薄人也而信其令非信也特威劫耳人將何以堪之太史公論鞅以少恩故受惡名於秦非不幸也其亦有見於是矣乎

行刻謂用刑深刻薄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謂弃仁義不恤誠也索隱曰說音如字浮說即虛說持浮說非其實矣也謂鞅得用刑政深刻又欺魏將是其天資自有狙詐則初為孝公且所因由屢論帝王之術是浮說耳非本性也且所因由屢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索隱曰按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又為田開阡陌及言斬敵首賜爵是耕戰書也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雍州之東并河西收上郡國富兵疆長雄諸侯周室歸籍四方來賀為戰國霸王秦遂以疆六世而并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以富國外重戰伐之賞以勸戎士法令必行內不

史記卷八十八 商君列傳

九

以其身覆而秦遂
日以興韓則徒託
之空言而已嗚呼
亦其過不遠耶

私資寵外不偏疏遠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姦
息故雖書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所以并諸侯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
然無信之盟文而不負原之期而諸侯畏其疆而
不倍柯之繼絕四方歸之此管仲舅犯之謀也今
信之存亡繼絕四方歸之此管仲舅犯之謀也今
商君倍諸侯畏其疆而不親交魏之明信詐取三
之衆故諸侯畏其疆而不親交魏之明信詐取三
相晉文得諸侯畏其疆而不親交魏之明信詐取三
以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
諸侯衛鞅始自以為知霸王之德原其秦不諭也
昔周召施善政及其後世思之蔽蒞其棠之
詩是也嘗舍於樹下後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樹况
害其身乎管仲奪伯邑三三百戶無怨言今衛鞅
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
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
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讐比於丘山
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矣車裂滅族無姓其
去霸王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而

用也使衛鞅施寬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
幾霸者之佐哉○索隱曰新序是劉歆所撰其中
論商君故裴氏引之藉音胙字合作胙誤為藉耳
按本紀周歸又武胙於孝公者是也說苑云秦法
棄灰於道者
刑是其事也

索隱述贊曰衛鞅入秦景監是因王道不用霸
術見親政必改革禮豈因循既欺魏將亦怨秦
人如何作法
逆旅不賓

蘇子古史曰解牛之技耻於屠狗禦人之盜耻
於穿窬衛鞅有帝王之術而肯以強國之事說
孝公乎蓋鞅之志本於強國而已恐孝公之不
能用是以極言其上以要之耳鞅欺公子以
取魏河西利之所在無所復顧鞅而知帝王之
術其肯為此哉古之制刑輕重必與事麗殺人
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故人雖死而無憾今鞅使
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
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不分異者倍賦事末利
及怠而貧者舉為奴孥刑之輕重豈復與事麗

增袁淑真隱傳云
鬼谷先生不知何
詐又隱居龍智居
鬼谷山因以為林
蘇秦張儀師之遂
立功名先生遺書
實之曰若二君豈
不見河邊之樹乎
僕御折其枝波浪
盪其根上無徑尺
之陰身被數千之
痕此木豈與天地
有仇怨所居然也
子不見嵩岱之松
栢華霍之檀桐乎
上枝于於青雲下
根通於三木千秋
萬歲不受斧斤之
痕此木豈與天地
有骨肉哉蓋所居
然也又曰鷓鴣子
或曰楚人隱居幽
山衣被覆空以鷓
為冠莫測其名因

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
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
其書徧觀之。索隱曰通觀謂曰。夫士業已屈首受
書。索隱曰謂士之立操業者素也本而不能以取
尊榮。雖多亦奚以為。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
期年以出揣摩。戰國策曰乃發書陳篋數十得太
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踵曰安有
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
年揣摩成鬼谷子有揣摩篇也。○索隱曰戰國策
云得太公陰符之謀則陰符是太公兵法揣摩音初
妄反摩音姥何反鄒誕本作揣摩靡讀亦為摩王
幼云揣摩情摩意是鬼谷之二章名非為一篇也高
誘曰揣摩也摩合也定諸侯使讎其術以成六國
之從也江邃曰揣摩人主之情摩而近之其意當矣

服成號著書言道

按此可以說字
一篇骨子

按戰國策說秦
之詞更詳

李東陽曰秦常以
帝業說秦不用而
後為從於六國儀
常伯素以為用見
辭而後為衡於秦
不然則秦之為衡
儀之為從皆未可
知也

披鮑彪云天府
言蓄積之富非
人力也

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

素習知蘇秦皆少之。索隱曰謂王之左右素習習日

為秦智識淺故少之。劉氏云少謂輕之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

惠王曰秦四塞之國。正義曰東有黃河有函谷蒲

關。嶢關西有大隴山及隴山。關大震烏蘭等。被山

帶渭東有關河。正義曰又為界地里江謂岷江渭

入海也。河謂黃河從同州小積石山東北流至勝

州。即南流至華州又東北流經魏滄等州入海。各

是萬里。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索隱曰謂

也。地理志云代郡又有馬城縣。一此天府也。索隱

禮春官有天府鄭玄曰天府物以秦士民之衆兵法

已巳卷五

蘇秦列傳

二

為後周顯王

楊慎曰說燕王自
首至天府者也誇
言燕地廣兵衆富
饒也次言燕不被
兵者以趙蔽其南
也秦不能踰趙而
攻燕而趙則誅攻
之意請無趙以蔽
之則燕被秦兵矣
北只是唇亡齒與
之喻但詞氣激昂
練動入主之聽耳
王世貞曰乘迫為

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
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誅商鞅疾辯
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為相號奉陽
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
侯曰索隱曰說音稅燕文侯史失名燕東有朝鮮遼東索隱曰朝鮮音潮仙
北有林胡樓煩索隱曰地理志云樓煩屬鴈
名二水索隱曰地理志云二胡國名胡
嵐已西有雲中九原索隱曰地理志云雲山九原
日五原郡正義曰二郡並在勝州也雲中郡城
在林榆縣東北四十里九原郡在林榆縣西界
南有噶沱易水周禮曰正北曰并州其川噶沱鄭
水名并州之川也音呼沱地理志云鹵城縣名屬
代郡噶沱河自縣東至參谷又東至文安入海也

合攻隙為離其羶
張氏之揣摩乎聽
蘇而不動者未之
有也張氏之辭從
六國自辭也
李廷机曰論六
國之勢以至土地
甲兵車騎積粟之
有差可謂下矣而
莫不各當其實所
謂辦而不幸也
又按六國互出師
制秦之謀特兵家
形聲之說而非其
至者也同室三指
則與心矣况連六
國之衆而又南北
相亘數千里望其
腹背相顧也得乎
或曰然則秦人何
以十五年不敢東
窺函谷愚曰由蘇
秦激張儀西入秦
而後中制之也

○正義曰噶沱出代州繁峙縣東南流經五臺山
北東南流過定州流入海易水出易州縣東流過
幽州歸義縣東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
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索隱曰戰國策車南有
碣石鴈門之饒索隱曰戰國策碣石山在常山九
平驪城縣西南是也○正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
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
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
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為蔽其南
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
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

按鮑彪云弥仇
巨也

茅坤曰燕所畏者
趙故親趙以擯秦
趙李廷况曰前言
趙為之燕生燕當
德趙也此言趙攻
燕易此燕當患趙
也說得要領故文
公首肯

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
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
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
於東垣矣。索隱曰地理志高帝改曰真定。正義曰東垣在恒州真定縣南八里故
常山城是也。渡漳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
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
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
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
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
疆趙。正義曰真冀燕趙四州。七國時屬趙。即燕西界。南近齊。正義曰河北博滄德三州。

楊慎曰此篇言合
從與否之利害為
說六王說詞之要
領議論明白透徹
可喜
又曰自百至臣故
敢進其愚慮以前
奉陽君不悅之而
為是言秦陽當國
不免專擅而肅疾
亦有患之之意故
揣之而為此言以
激之也
又曰安民無事之
說意者肅疾忌政
厭事故以此言迎
合其意而開悟之
正揣摩之術安民

齊也。北境與燕相接。隔黃河。齊趙疆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
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
奉陽君已歿。即因說趙肅侯曰。索隱曰世本云肅侯名言。天下
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
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正義曰奉符用反。雖然。奉陽君妬
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
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
進其愚慮。竊為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
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
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

三已矣
宋史列傳

之本在于擇交又
此一段之綱要言
齊秦皆不可倚而
為之攻應後與秦
與齊之害故謀攻
伐是絕人之交以
明交不可不擇而
亦不可失也
按鮑彪云陰陽
言事止有兩端
指侵橫也
楊慎曰君戴能聽
臣至此臣之所以
為願也先言利以
誘之所以言交得
之利也

黃洪憲曰封侯
非語非所以言湯
武蓋游士之詞

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
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
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
異陰陽而已矣索隱曰戰國策云請屏左右白言
所以異陰陽其說異此然則別白
黑者蘇秦言已今論趙國之利必使君誠能聽臣
分明有如白黑分別陰陽殊異也
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
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魯戚
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
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資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
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今

楊慎曰與秦固不
可與者亦不可應
前倚秦倚齊之意
蓋與齊秦則韓魏
楚弱而上郡絕道
不通而且無援則
趙被秦之害秦欲
已得山東則必率
兵向趙而戰于邯
鄲之下復言害以
林之所以言交不
得之害也

茅坤曰此言韓折
于秦則禍入趙

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正義
日楚東淮泗之
上與齊接壤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
陽效則上郡絕正義曰宜陽即韓城也在洛州西
弱與秦宜陽城正義曰宜陽即韓城也在洛州西
則上郡路絕矣河外割則道不通正義曰河外同
弱與秦河外則道不通上郡矣華等也言魏
山分秦晉之境晉之西鄙則曰陰晉秦之東邑則
日寧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
下軹道正義曰軹音止故亭在雍州則南陽危正義
日南陽懷州河南也七國時屬韓言秦兵下軹
道從東肩橋歷北道過蒲津攻韓即南陽危矣劫
韓包周正義曰周都洛陽秦若劫取韓南陽是則
趙氏自操兵索隱曰戰國據衛取淇卷兵權反

史記卷六十九
蘇秦列傳

其坤曰此言魏折
于秦則禍入趙

楊慎曰自當今之
時至東有清河言
趙之地大兵衆國
富也險誇其強也

理志云卷野屬河南戰國策云據衛取淇無卷字
○正義曰衛地濮陽也卷城在鄭州武原縣西北
七里言秦守衛得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
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徐廣
曰常山有蒲吾縣索隱曰徐氏所引據地理志
而知也正義曰番音波又音蒲又音監疑古番
吾公邑也括地志云蒲吾故城在鎮州房山縣東
二十里漳水在潞州言秦兵渡河歷南陽入羊腸
經澤潞渡漳水守薄吾城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
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
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
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正義曰在鎮州西南有河漳正義
曰河字一作清即漳河也在潞州地理志濁漳出長子鹿谷山東至鄴入清漳

按此意與說燕
同

茅坤曰趙所患者
韓魏不支而入秦
故親韓魏以損秦

楊慎曰秦之所害
莫如趙而秦不伐
者以韓魏為之南
蔽也秦若去其蔽
則禍必中趙矣此
亦所以申言交不
得之害也
又曰臣聞而下至
冥冥決事於欲其
審度利害而失之
也

正義曰清河
今貝州也北有燕國正義曰然二家分晉趙得
云西有常山者趙晉陽襄子又伐戎取代既
都邯鄲近北燕也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
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
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
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
而止傳音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
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臣聞
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
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
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

楊慎曰此下至篇終言合從之意
余有下曰秦留中計登天下如博塞布子置路歷歷在前亦奇矣
按六國攻守形勢具見此段

禮茅坤曰按六國互出師制秦之謀特兵家形聲之說非其至者也同室三憎則異心矣况連六國之衆而又

南北樹豆數千里望其腹背相顧也海乎或曰然則秦人何以十五年不窺函谷愚曰由蘇秦激張儀入秦而攻中制之也

言通其六又說當其事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

質之情也素隱曰謂擁兵於嶢關之外又守宜陽也韓絕其糧道趙亦涉河漳而西欲與韓相援以阻秦軍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趙涉河漳日謂

與韓相援以阻秦軍日謂道蒲津則楚絕其後素隱曰謂出兵武關以絕秦兵之後齊出

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

其後韓守城臯魏塞其道素隱曰其

之道戰國趙涉河博關徐廣曰齊威王六年晉伐

策其作午趙涉河博關齊到博陵東郡有博平縣

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

齊涉勃海正義曰齊從滄州渡河至瀛州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

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素隱曰

陝及曲沃等處也正義曰齊從貝燕齊涉清河州過河而西燕

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

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合從相親獨以秦為賓而

共伐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

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

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

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

雙錦繡千純純匹端名周禮曰紳帛不過五兩

二十四分之一其說各異純音淳高誘註戰國策

音屯屯束也又禮鄉射云其賢於某若干純純數

也音旋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

史記卷之九

茅坤曰此著是蘇秦後門

楊慎曰自此至一人當百不足言也言地險固兵堅利卒勁勇也

增張洲曰蘇秦合從每說列國必先稱其國之險固富饒亦責當時諸侯以千里而畏人惜也不明道而以揣摩行之

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

索隱曰魏地也劉氏云在龍門河之西北按地理志云雕陰縣屬上郡正義曰在鄜州洛交縣北三十四里

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

之于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曰索隱曰世本韓宣王昭侯之子也韓

北有鞏洛成臯之固索隱曰二邑本屬東周後為韓邑地理志二縣並屬河南

西有宜陽商阪之塞徐廣曰商一作常索隱曰劉氏云商阪之塞蓋在商洛

之間適秦楚之險塞也正義曰宜陽在洛州福昌縣東十四里商阪即商山也在商洛縣南一里

亦曰楚山東有宛穰洧水宛於袁反洧于鬼反○索隱曰地理志云宛穰

武關在焉二縣名並屬南陽洧水名出南方南有陘山徐廣曰

義曰在新鄭西南三十里正義曰在新鄭東南流入潁地方九百餘里帶甲

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許慎云

淮南子以為南方蠻出柘弩及竹弩許慎註少府時力

距來者韓有谿子弩又有少府所造二種之弩案

也距來者謂弩執勁利足以距來敵也索隱曰

淮南又有少府所造時力距來二種之弩其名迥具

子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

止索隱曰超足謂超騰用勢蓋起足蹋之而射也

故下云躡勁弩是也正義曰超足齊足也夫

欲於弩皆坐舉足踏弩兩手引揆機然始發之遠者括菽洞冒近者鏑奔

心韓卒之劔戟皆出於冥山徐廣曰莊子云南行

山駟案司馬彪曰冥山在朔州北索隱棠谿徐

曰郭象云冥山在平太極李軌云在韓國棠谿廣

曰汝南吳房有棠谿亭正義曰故城在豫州墨

偃城縣西八十里鹽鐵論云有棠谿之劍是

重份曰時力距來者本註甚謬索隱是也

按此皆室劍名

史記卷六十九 蘇秦列傳

陽淮南子曰莫邪也。合購音附徐廣曰一作伯○索隱曰戰國策作合伯春秋後語
相合鄧師宛馮國有工鑄劍因名鄧師宛人於馮
池鑄劍故龍淵太阿吳越春秋曰楚王召風胡子
越有歐冶寡人欲因于請此二人作劍可乎風胡
子曰可乃往見二人作劍一曰龍淵二曰太阿○
索隱曰索晉太康地理記曰汝南西平有龍泉水
可以淬刀劍特堅利故有龍泉水之劍楚之寶劍
也。以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
所以為利也齊辨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
不利也故天下之寶劍韓為第一曰棠谿二曰墨
陽三曰合伯四曰鄧師五曰宛馮六曰龍泉七曰
太阿八曰莫邪九曰干將也然干將莫邪匠名也
其劍皆出西平縣今有鐵官令別領戶是古鑄劍
地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鷹當敵則斬堅甲鐵幕徐廣曰
日陽城出鐵○索隱曰戰國策云當敵則斬堅甲
盾鞬登鐵幕鄧誕云幕一作盾劉氏云謂以鐵為

董份曰以韓卒四
句將前句意總結
西漢未俱用此法
楊慎曰六國惟韓
逼近秦患說之唯
為力也

茅坤曰韓所患者
在割地
余有丁曰論衡害
可謂徹盡蘇明允
六國論全出于此
楊慎曰此說詞但
反覆言韓事秦之
失其要在平割地
事秦地有久而求

臂脛之衣言其革抉徐廣曰一作決○索隱曰跋
謂繫楯之紛綬也○正義曰方言云盾自關東
謂之楛關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
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
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
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
必求宜陽成臯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索隱曰鄭
玄註禮云效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弃前功而
猶呈見也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
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

無已不戰而地已
削以牛後之喻激
之此韓王之所以
按劍而起也
何孟春曰口作尸
後作從非是蓋口
後韻叶如宜為秋
霜死為豔羊之類
古語自如此

揚慎曰說魏襄王
其意大槩與說韓
王之詞同蓋韓魏
一體也其要亦在

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此合後之本
日戰國策云寧為雞尸不為牛從延篤註云尸雞
中主也從謂牛子也言寧為雞中之主不為牛子
之從後也○正義曰雞口雖小今西面交臂而臣
猶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也
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披疆韓之兵
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
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索隱曰太息謂
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
敬奉社稷以從索隱曰主君指蘇秦也禮卿大
夫稱主今嘉蘇子合從諸侯喪
而美之故又說魏襄王曰索隱曰世本大王之地
南有鴻溝徐廣曰陳汝南許鄆徐廣曰在潁川於
懷切○索隱曰音

乎事秦之割地以
効矣故兵未用而
國已虧手不戰而
地已削之語正同
中間明衛人及羣
臣皆不忠而公私
內外之言尤為明
白

余有丁曰救即救
晉之教無所芻牧

偃又於建反戰國策作駢地理志云潁川有許鄆
二縣又有鄆陵縣駢鄆不同必有一誤鄆音馬○
正義曰陳汝南今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鄆地理
汝州潁州縣也潁川有昆陽舞陽縣汝南有新鄆縣南陽有新鄆
縣○索隱曰地理志云昆陽舞陽屬潁川召陵新
鄆屬汝南按新鄆即摟丘章帝建初四年徙封殷
後宋公於此更名宋新都屬南陽戰國策直云新
鄆無新都二字○正義曰東有淮潁正義曰淮陽
召陵在潁州舞陽在許州正義曰無胥索隱曰按西
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正義曰謂卷衍酸棗徐廣
陽卷縣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衍地名○索隱曰徐
廣云滎陽卷縣有長城蓋據地險為說○正義曰
卷在鄭州原武縣北七里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
酸棗在滑州衍徐云地名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
而田舍廬蕪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

史記卷五十九 韓世家第九

言人居稱也戰國策無之教二字易牧下多馬之池四字

按戰國策秦患作國患顧作被鮑彪云國謂魏不被患謂衡人

按此意李說趙同光緝曰戰於卒三字相聯方於戰字奇而活或以戰故微讀者非

史記卷之九

多日夜行不絕，輪軸殷殷。正義曰：輪，摩也。反殷音隱。若有三軍

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休王交疆

虎狼之秦，以侵天下。正義曰：衡音橫，休音卹。卒有秦患，正義曰：卒音忽，反。不顧其禍，夫挾疆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

過此者。魏天下之疆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

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索隱曰：謂爲秦築宮備其巡狩。

而舍之，故受冠帶祠春秋。索隱曰：謂冠帶制度皆謂之帝宮。受秦之法，春秋貢奉以

助秦，臣竊爲大王耻之。臣聞越王句踐戰敝卒三

千人，禽夫差於干遂。索隱曰：干遂地名，不知所在。然干是水旁之高，地故有江干河干是也。又左思吳都賦云：長干延屬，是干爲江旁之地，遂者道也。於江干有遂道，因爲名也。

正義曰：在蘇州吳縣西北四十餘里，萬安山前，樊西南，山太湖，夫差敗於姑蘇，禽於干遂，相去四十餘里。

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正義曰：今衛州城是也。周武王伐紂於牧野，築之。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漢書刑法志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帶劔，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索隱曰：衣音意，屬音燭，三屬謂甲衣也。覆膊一也。甲裳二也。脛衣三也。甲之有裳，見左傳。贏音盈，謂資糗糧。中音竹，仲反。謂其筋力能負重，所以得中試。復音福，中試之人，國家當優復賜之。上田宅，故云。蒼頭二十萬，索隱曰：謂以青中裹利其田宅也。奮擊二十萬，索隱曰：奮音奮，擊音擊。廝徒十萬，索隱曰：廝音十，萬是也。車六百乘，騎五

正義曰：廝者今起之爲卒。○車六百乘，騎五

史記卷之九

亦以割地

按周廟余入緘口而錄其背其略曰婚不戒炎若何消不產終為江河縣不絕或成網多言不札將成斧柯蘇秦語本此

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實。國策作効實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縣縣不絕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猶呈見也奉明約。

楊慎曰自此至志高氣揚言齊宜王之強

王維禎曰五家之兵管子之制也高誘註欠明

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索隱曰世本名辟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正義曰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索隱曰高誘註戰國策云五家即五國進如鋒矢。索隱曰戰國策作疾如錐矢高誘曰錐小矢喻徑疾也呂氏春秋曰所費雖矢者為其應聲而至正義曰齊君之進若鋒芒之刀良弓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正義曰言臨淄自足也絕涉皆度也渤海滄州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

史記卷九 蘇秦列傳

三

增唐惟修曰叙事曲細李于麟送王青州序用此語

王世貞曰撫秦杯臨淄之塗車轂擊以為盛又樂府註云齊人本好擊擊相犯以為象也

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正義曰筑似琴而大頭圓五弦擊之闕雞走狗六博蹋鞠者劉向別錄曰楚鞠者不鼓闕雞走狗六博蹋鞠者皆因嬉戲而講練之蹋徒獵反鞠求六反○索隱曰王述註楚詞云博著也行六碁故云六博別錄云楚鞠者楚亦蹋也促六反崔豹云起黃帝時習兵之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

言二國近秦患而輕事秦

揚慎曰自今之攻齊至不能害齊亦明矣言秦之不能害齊

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徐廣曰魏哀王十六年秦拔魏蒲坂陽晉封陵○索隱曰陽晉魏邑也劉氏云陽晉地名蓋適齊之道在衛國之西南也○正義曰言秦伐齊背韓魏地而與齊戰徐說陽晉非也乃是晉陽耳衛地曹濮等州也杜預云曹魏下邑也陽晉故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里徑乎亢父之險索隱曰亢音剛又苦浪反正義曰故縣在兗州車不得方軌正義曰言不騎任成縣南五十一里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敵過也秦雖欲深入

起五兵矣九

西

言韓魏為敵者以齊強而秦文之也然則韓魏在所以矣

按驕奢國策作高躍

茅坤曰齊無患于秦故特以事秦辱之

揚慎曰自此至伯

則狼顧正葦曰狼性怯走常還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也喝呼葛反○索隱曰恫音通恫恐懼之心也喝本亦作獨竝呼合反高誘曰虛獨端息懼貌也劉氏云秦自疑懼不敢驕矜而不敢進正義曰言秦雖至亢父猶恐韓魏也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疆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曰。索隱曰威王名商宣王之子楚天下之疆國也。王天

上之資也言其楚國之強

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巫郡。正義曰今朗州楚黔中郡其故城在辰州西二十里皆盤瓠後也巫郡夔州巫山東有夏州。海陽徐廣曰楚考烈王元年秦取夏州駟案左傳注者不說夏州所在車胤撰相溫集云夏州裴駟據左氏及車胤說夏州其文甚明而劉伯莊以為夏州劉氏云楚之本國亦未之為得地理志云海陽州也夏水口在荆州江陵縣東南二十五里南有洞庭蒼梧。索隱曰今青草湖是也在岳州界蒼梧山在道北有陘塞郇陽。徐廣曰春秋云遂伐楚次楚陘山析縣有鈞水或者郇陽今之順陽乎一本北有汾陘之塞也○索隱曰陘山在楚北境郇音荀郇陽地當在汝南潁川之界檢地理志及太康地記北境立無郇邑郇邑在河東晉池計郇陽當

史記卷之九

蘇秦列傳

七

茅坤曰楚與秦為
兩大故以抗秦激
怒
楊慎曰秦楚其勢
不兩大從合則楚
王德成則秦帝說
辭之綱也
又云從親諸侯割
地以事楚衡成則
楚割地以事秦推

是○新○陽○聲○也○新水之陽猶幽邑變為桐邑周陰變為園陰爾郇亦當然也徐氏云郇陽當是順陽蓋疎○正義曰
州○穰○縣○西○陘山在鄭州新鄭縣西南三十里即順故城在鄭
百○四○十○里○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
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疆與王之
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
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
疆○則○秦○弱○秦疆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
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
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
徐廣曰今南郡宜城○正義曰鄢鄉
故○城○在○襄○州○率○道○縣○南○九○里○安郢城在荊州江陵
縣○東○北○六○里○秦兵出武關則臨鄢矣兵下黔中則

此意而言之也
知度翁曰當鼎山
東之國惟齊楚之
強可與秦抗衡而
齊不近秦患楚則
近秦患故言其強
不當事秦與同而
楚則以勢不兩立
者激之此其異也
楊慎曰太王不從
以上言不從之害
大王誠能聽臣至
實外廐言從合則
楚王之意
王維禎曰從合衡
成兩語利害明甚
按此意與說趙
同
楊慎曰秦虎狼而
下言衡成則秦帝
之意
按此意與說魏
同

臨○郢○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有也患至其
矣○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蚤孰計之
大○王○誠○能○聽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
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
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
美○人○必○克○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廐故從合
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
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
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
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割其

史記卷六十九 蘇秦列傳 七

董份曰前所云但帝秦而已猶未切膚也至此以割地歆之則利害尤著故重言之

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

董份曰心如搖旌此改作縣旌而補搖搖二字雖不如詩之簡深而義竟明暢

鮑彪曰五國之所蘇子也華面而已非能深究橫從之利害也惟威王雅有難秦之心然亦深慮諸國之不可合徒稱從命者也按秦自孝公以後兼并之勢已成六國不得不合故秦說一行而天下響應如斯然不數年間雖秦也亦無以謀其身矣口舌足恃乎哉

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白洛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眾。擬於王者。索隱曰疑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儀禮曰賓至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曰。索隱曰委蛇謂面掩地而進若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譙周曰蘇秦字季子。索隱曰按其嫂呼小叔為季子耳未必即其字允南即以為字未

史記卷之六 蘇秦列傳

七

鮑彪曰秦之自刺
可謂有志矣而志
止于金玉卿相故
其所成就適足誇
嫂婦耳而此史極
口稱頌之是亦利
祿徒耳惡觀所謂
大丈夫之事歟
何孟春曰按典略
云蘇秦因不得志
如趙遂其隣子易
水上後債布一疋
償千金隣子不與
夫一布為千金之
償利厚極矣而隣
子不與隣子知于
金非秦所有也世
人須自見其獨一
隣子耶

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
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
郭田二頃索隱曰負背也枕也近城之地吾豈能
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
秦之燕貸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
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
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
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
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為武
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索隱曰投當作設今本並
作投言設者謂宣布其從

閱避敵米其全力
者十五年故能制
勝而無弊諸侯所
以實之適所以成
其王業耳以蘇之
智畧而不能慮此
何也曰秦得秦形
而兵力強蘇以口
舌欲合六國而實
之備然惟恐其
兵之一日東出而
敗從也敢議攻秦
哉惟其六國守從
目前無事而已蘇
實有用天下之才
而徒微一時之富
貴無天下之志者
也豈暇深慮後哉
李東陽曰勢專則
秦以數千里一衡
之地而卒并天下
勢分則齊及燕趙
皆以二千韓魏以
子楚以五千里合

約六國之事以告於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
秦若作投甚為易解秦兵不取關函谷關十五年
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其伐趙欲敗從約齊魏
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
趙徐廣曰自初說而從約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為
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是為燕易王易王
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
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
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為天下笑先生
能為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為王取之蘇秦
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索隱曰劉氏云當時
慶弔應其詞但史

從之地而卒并於秦由此視之君子不無遺憾於從約之解也

按愈即病愈之愈謂能愈飢病也

董份曰方說六國賓秦矣此即以秦休者其反覆不旋

家不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錄耳齊王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本草經曰烏喙一名烏喙○索隱曰音卓又許穢反今之毒藥烏頭是○正義曰廣雅云蘇奧毒附子也一歲為烏喙三歲為附子四歲為烏頭五歲為其愈克腹而與餓死同患也索隱曰劉氏以愈猶暫非也按謂飢人食烏頭則愈益克腹少今燕雖時毒發而發亦與飢死同患也數音弊弱小即秦王之少婿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疆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疆秦救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索隱曰愀音自西反又七小反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即歸燕

踵如此使齊人詰之何以施面目哉六國為說士所愚往之如此

禮揚慎曰提起燕人毀秦等語發出下文許多議論文法也

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已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奔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為王卻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

禮丘豫曰此又力論之一大机括

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為也。進取者所以為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弃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為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為孤竹君之嗣。不肯為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

黃汾曰臣所謂上宜增一月字方明

曾許應元曰忠信獲罪自古有之。君子不以主闇易心。不以時危改行。其素所蓄積也。且覆危之妾。寧當以獲答忘棄酒哉。曾茅坤曰此段藥酒之喻。即蒯通說齊王信之故態。繪劉知幾曰蘇秦答易王稱婦將殺夫。令妾進藥酒。妾伴僵而覆之。又其茂謂蘇氏云。貧人女與富人會。續曰無以買燭而子之。光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予明此。並戰國之時。游說之士。寓言說理。以

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齊之疆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為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僵而弃酒。索隱曰。詳音羊。詳詐也。僵什也。音薑。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答。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

相比與及劉內者
書乃用蘇氏之說
為二婦人立傳定
其邦國列其姓氏
何其妄哉

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
與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
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
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為於是蘇秦詳為得罪於燕
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為客卿徐廣曰燕易十年時齊宣王
卒湣王即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
以明得意欲破救齊而為燕燕易王卒徐廣曰易王十二年
卒燕噲立為王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
使人刺蘇秦不效殊而走風俗通義稱漢令蠻夷戎狄有罪當殊殊者死也與誅同指而此云不效殊而走者蘇秦時雖不即死然是死創故云殊齊王使人求

王應麟曰蘇子云
蘭以芳自燒膏以
明自焚髮以羽殃
身時以珠自破借
乎燕秦能為此言
而不能保其身也
按史魚趙卒以
在朝不能進退
伯玉退彌子瑕
命其子置尸牖
下以諫於是靈
公弔而問之遂
進伯玉而退子
瑕此以尸行其
忠者也若蘇秦
之殉市正與良
趙伏王尸之意
同此以尸行其
詐者也嗚呼可
畏哉

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
徇於市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
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
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為蘇生報仇也徐廣曰生一作先
蘇秦既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甚
恐蘇秦之弟曰代代弟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及蘇
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
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鄙人不敏釋鉏耨而干大王
至於邯鄲所見者縉於所聞於東周臣竊負其志
及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燕

○立豫曰燕代說
燕之東又出于秦
之右

○增吳寬曰齊趙皆
燕北鄰趙邊秦而
後故趙常自韓而
齊救謀燕

○董份曰韓三軍一
語尤精采

王曰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聞
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
仇讎也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
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聞者
非忠臣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讎所欲伐也直
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
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
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
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正義曰言
附諸國諸國重
燕而燕尊重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索隱曰謂
齊王年

也或作齊疆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土

卒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徐廣曰齊覆
三軍而燕失

將亦謂燕之二將是燕之失也然而以其餘兵南

面舉五千乘之大宋正義曰齊表云齊湣王三十
八年滅宋乃當赧王三十九

年此說乃燕噲之時當周慎王之而包十二諸侯

時齊宋在前三十餘年恐文誤矣

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

則民勞久師則兵救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

河正義曰濟漯二水上承黃河並淄青之北流入
大黃河又一源從洛魏二州界北流入海亦齊

西北可以為固長城鉅防徐廣曰齊北盧縣有防
門又有長城東至海○

正義曰長城西頭在齊州平陰縣界竹書紀云梁
惠二十二年齊閔王築防以為長城太山云太山

大下海

增善份曰此四句
公豕不易之譚

按濟西不師謂
不起濟西之師

鮑彪曰燕昭之幸
實自代死之

按則言蘇代此
言蘇厲蓋代奔
其端而與厲同
往也

西有長城緣河經太山餘一千里至瑯琊臺入海足以為塞誠有之乎對

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為固民力罷

救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為塞且異日濟西不師

正義曰齊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正義曰謂滄州在滌河之

北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救矣

夫驕君必好利而亾國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

羞寵子女弟以為質正義曰寶珠玉帛以事左右

彼將有德燕而輕亾宋則齊可亾已燕王曰吾終

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齊而蘇厲因

燕質之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質

子為謝已遂委質為齊臣正義曰質直栗反燕相子之與

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

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

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

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徐廣曰是周赧王之元年時也燕立昭王

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

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

地封涇陽君正義曰涇陽君秦王弟名悝也涇陽雍州縣也齊蘇子告秦共伐宋以封

此策以救蘇代秦必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

宋地也正義曰齊言秦相親共伐宋秦得宋地又得齊事秦然秦不信齊及蘇代心為不成

鮑彪曰燕王噲大
國之愚主也感蘇
代之淺說貪棄之
名譽而之實自令
身死國破蓋無足
算者閱所以請大
子者近于至矣繼
絕矣而天下不以
其言信其心蓋名
實者天下之公器
也豈可以虛稱矯
幸而得哉故齊聞
之勝適足以動天
下之兵而乘臨淄
之敗也

史記卷六十九

蘇秦列傳

蘇秦

誠

余有子曰按傳中
前言宋宋此復言
宋急者何也據齊
表此段是前段必
誤

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
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
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
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
代之宋。宋善待之。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遣燕昭王
書曰。正義曰此書為宋說燕令莫助齊梁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
正義曰燕前有子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
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太。正義曰更以淮
都是強萬乘之國而齊總并之是益一齊齊讎疆而國害。此三者皆國
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

重份曰齊素本敗
素而價十倍此正
轉敗為功之意非
言齊因困弊也
柯維騏曰取素臣
无用而齊素則
佳重價者文事
轉敗為功正類此
也

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
之淮北。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
夷方七百里。索隱曰謂山戎北狄附齊者○正義曰齊桓公伐山戎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加之以魯衛。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
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疆。燕猶狼顧而不能支。
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
為福。轉敗為功。齊素敗素也。徐廣曰取敗素染以
好紫故齊俗尚之取惡素帛染為紫其價十倍貴
於餘喻齊雖有大名而國中以困弊也韓子云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公患之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試勿衣也公謂左右曰惡紫鼻公語三日而賈十倍。索隱曰謂紫色價
境內莫有衣紫者

索隱曰謂山戎北狄附齊者○正義曰齊桓公伐山戎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

索隱曰謂紫色價

是敗秦以喻齊雖有大名而其國中困弊也。越王勾踐棲於會稽復殘疆兵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為福轉敗為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正義曰挑田鳥反執持也。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白。正義曰符徵兆也。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索隱曰長如字賓音攢。○正義曰大好上計策破秦次計長攢奔關西。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為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為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

吳鼎曰蘇代約燕王不朝秦言秦之行暴以威恐喝諸侯以事秦以詐欺詐諸侯以成其攻取自秦之行暴正告天下起其下告楚告韓告魏之言此以威恐喝諸侯以事秦也適燕者以膠東而下所以綴前秦欲攻安邑以下之語此以詐欺詐諸侯以成其攻取之計也秦禍如此其大秦又行暴之甚此言秦用詐力洞燭其情

王悉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索隱曰正告謂顯然而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汶即江所出之岷山。乘夏水而下江。索隱曰夏水音暇謂夏潦之時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索隱曰巴水名與漢水相近。正義曰巴嶺山在梁州南一百九十里。周地志云南渡老子水。登巴嶺山南回記大江此南是古巴國因以名山。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

至五渚。戰國策曰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渚然則五渚在洞庭。索隱曰五渚五處洲也。劉氏以為五渚宛鄧之間臨漢水不得在洞庭或說五渚即五湖與劉氏說各不同。寡人積甲宛東下隨。索隱曰宛縣之東而下隨邑。智者不及謀。勇

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索隱曰易于高

王言我今伐楚必當捷獲也王乃欲待天下之攻

○正義曰隼若今之鶻也王乃欲待天下之攻

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

韓曰我起乎少曲索隱曰地名近宜陽也○正義

傳一日而斷大行正義曰太行山羊腸我起乎宜

陽而觸平陽正義曰宜陽平陽皆二日而莫不盡

絳索隱曰音我離兩周而觸鄭正義曰離曆也曆

州韓國五日而國舉索隱曰離如字謂屯兵以離

猶拔也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

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正義曰卷軌免反劉伯

董份曰盡錄言韓
徵民錄役為備固
騷動之意

晉集安邑而塞女
秦舉安邑而塞女
戰韓氏太原絕正

義以卷為絕本此

增陸深曰封當如
封函谷之封註非

猶斷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徐廣曰霸陵有軹道亭

絕索隱曰女戟地名在太行山之西劉氏卷音軌免

反又音丘權反按舉安邑塞女戟及至韓氏韓國

宜陽也大原縣名魏地不至太原亦無別名太衍

字原當為京及卷皆屬滎陽是魏之境軹道亭非

內軹縣言道者亦衍字徐廣引霸陵有軹道亭非

魏之境蓋設南陽即河內也封封陵也冀冀邑也

皆在魏境故徐廣引河包兩周徐廣曰張儀云下

東皮氏有冀亭是也

正義曰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鈇戈在後

王城及鞏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鈇戈在後

徐廣曰鈇由冉反○正義曰決滎口魏無大梁索

劉伯莊云音四廉反利也決滎口魏無大梁

日滎澤之口與今汴河口通其水決白馬之口魏

無外黃濟陽索隱曰白馬河津在東郡決其流以

曹州考城縣東二十四里濟陽故

城在曹州宛胸縣西南三十五里

決宿胥之口徐

廣

增袁黃曰秦欲攻安邑以下五段此以詐欺詭諸侯以成其攻取之計也董份曰離木而為寫意奇又曰前說正告此乃詭告也

日紀年云魏救山塞集胥口○正義曰出衛州淇縣界之淇水東至黎陽入河魏志云武帝於青淇口東因宿胥故瀆開白溝道清淇二水入焉○索隱曰紀年作胥蓋亦津名今其地不知所在魏無虛頓丘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魏酸棗燕虛長平○索隱曰虛頓丘地名與酸棗相近○正義曰虛謂殷墟今相州所理是頓丘故城在魏州頓丘縣東北二十里括地志云二國地時屬魏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為然故事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乾因以破宋為齊罪索隱曰秦令齊滅宋仍以破宋為齊之罪名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

董份曰此書曲及秦之強詐反覆

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二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索隱曰重猶附也尊也○正義曰畏楚救魏則以南陽委於楚曰正義曰南陽鄧州地本韓地也韓先寡人固與韓事秦今楚取南陽故言與韓且絕矣且絕矣殘均陵塞郾阨徐廣曰郾音音○索隱曰均一作灼音音○正義曰均陵在南陽今之均州縣名在江夏○正義曰均州故城在隨州西南五十里蓋均陵也又申州羅山縣本漢郾縣申州有平清關蓋古音縣之阨塞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弃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郾阨為楚罪兵困於林中徐廣曰河南苑陵有林鄉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

史記卷之六 蘇秦列傳

按趙得講漢金
作已得講為是

曾表黃曰適燕以
下五句所以繳前
語攻安邑以下之

光緒曰如循環
言其無窮不可
致詰也如刺蜚
喻易也蜚蟲名

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
攻趙。索隱曰講和也解也秦與魏和也至當為質
謂以公子延為質也犀首者公孫衍也本魏
將因之以屬軍行行音胡郎反謂連兵相續也
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索隱曰譙石陽馬並
趙之地名非縣邑也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
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為
和。蘇則兼欺。舅與母。索隱曰蘇猶勝也舅穰
侯魏冉也母太后也適燕者曰以膠東。索隱曰適音宅
適者責也下同適趙者曰以濟西。適
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郟。適齊者曰以
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
能約。龍賈之戰。魏襄王五年秦岸門之戰。韓宣惠

光緒曰死秦之
孤言壯者已死
於秦今其存者
皆死於秦者之
幼弱耳

鮑彪曰秦之所以
正生諸侯及其用
詐皆愚弄之也而
諸侯莫省獨一燕
王知之然亦不久
死矣彪故曰秦橫
之成天幸也
曾季東陽曰點出
蘇秦作結案且露
從親字收煞

年秦大破封陵之戰。魏哀王十六年高商之戰。此
我岸門趙莊之戰。趙肅侯二十二年趙莊與秦之所
見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以秦之孤也。西
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
如此其大也。索隱曰以言西河之外上雒之地及
禍敗我三晉之半是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
說其主。索隱曰燕趙之人往此臣之所大患也。燕
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
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
皆以壽成。名顯諸侯。

黃震曰按蘇秦約
從六國忠於六國
者也齊魏首敗從
約伐趙蘇秦以利
害忠告齊魏不可
而去之則身名始
終矣乃請使燕以
報齊復齊之祿而
反謀之不忠孰甚
焉至是約從之初
意欲蘇代私于子
之謀燕已甚復欲
為蘇約諸侯宜其
終不逮秦也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索隱曰蘇允南以為蘇氏兄弟五人更有蘇辟蘇鶴曲略亦同其說蓋按蘇氏譜云然也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索隱述贊曰季子周人師事鬼谷揣摩既就陰符伏讀合從離衡佩印者六天王除道家入氏服賢哉代厲繼榮黨族

○蘇子古史曰秦強而諸侯弱游談之士為橫者易為功而為從者難為力然而從成則諸侯利而秦病橫成則秦帝而諸侯虜要之二者皆出於權譎而從為愈欬蘇秦本說秦為橫不合而

按二君秦所重天下信之

禮表黃曰六國唯蘇最弱即今少得志豈敢與齊秦並帝共此所謂空言亡施者

光緒曰躡與飛通漢志即知文帖覆

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徐廣曰馮翊高陵縣○索隱曰二人秦王母弟也高陵君名顯涇陽君名悝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秦為西帝燕為北帝趙為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立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弃齊如脫躡矣秦受齊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

隨徐中行守前既言三何不使办士以此言說秦王此處又用王何不使办士以此苦言說秦只加一苦字便不嫌重複

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湣王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徐廣曰。白地。秦末文甚明快。

郡有枳縣。燕昭王三十三年。秦拔楚鄂。正義曰。枳支是反。今涪州。城在秦枳縣。在江西南西陵在黃州。齊得宋而國亡。正義曰。年表云。齊湣王三十八年滅宋。三十年五國共擊湣王。

激於燕趙甘心於所難為之期年而歛血於涘水之上。可不謂能乎。然口血未乾。犀首一出而齊趙背盟。從約皆破。蓋諸侯異心。譬如連雞。不能俱棲。勢固然矣。而太史公以為約書入秦。秦人為之閉函谷者十五年。此說客之浮語。而太史公信之過矣。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九

身自卷六十九

全列傳

三

